

地 母

著原卡維史·宛陶立
譯 葳 李



行發局書力自

譯者簡序

立陶宛作家彼得拉斯·史維卡（Petras Vyikka）對中國的讀者是生疏的，因為年青的立陶宛文學介紹到中國來的很少。

青年作家史維卡生於一九〇九年。他的處女作是一本反宗教的詩集『第一次聖餐』，於一九二八年出版。兩年後，他的短篇小說集出版，頗引起讀者注意。自一九三四年後，他陸續出版了『弗朗克·克魯科』，『一個職工及其子』和這一部『母地』。史維卡的作品渲染着對於人民的熱愛，蘊藏着解除人民痛苦的渴望，迴響着自由與民主的呼聲。這些特徵在『母地』中都有力的表現出來了。

作者的生活是異常艱苦的。舊政權崩潰後，他被選為立陶宛作家協會書記。現仍健在，正為祖國的反侵略戰爭而努力。

一九四四年七月十一日補記

沉悶而有霧氣的清晨緩緩地在熟睡的村莊的靜寂中昇起來，村莊被雄雞無精打采的喚醒了。很久沒有一點聲音衝破這懶散的靜寂；祇有一道陽光穿入了昏曠。在莊稼長成的潮濕的田野上馳騁。甲蟲和蠕蟲被陽光照醒了，懶散地在陰影中伸展。

突然，一聲尖利的呼叫像狩獵號角的長鳴一樣響過了草場。樹葉顫動着，棲在樹梢上的一隻小鳥驚慌地鼓起雙翼。一隻公牛站在山頂上，牠的身影籠在紅暈的晨空中。那隻牛像一座青銅雕像似的站在那裏，用牠那雙發亮的犄角掘着草泥，用牠那粗實的臄頸彎曲着，用大鼻孔貪婪地吸着空氣。這是茁壯和奮力的優美的象徵。

牠臄頸上的厚皮摺成了皺紋。牠抬起頭，用充血的眼睛凝視着遠方，於是牠

(1)

就像確知無人勝過牠的敏捷與活潑一樣，又吼叫起來，衝進了山谷，牠的尖利的犄角上帶着一團草泥，宛如勝利的王冠。

伴隨着吼叫和收牛人的鞭鳴，有一羣牛緩緩地在草場上移動着，牠們的平靜被這隻公牛氣憤地破壞了。村民開始從紅頂的房子裏走出來。鐮刀的鋼片和耘耪的鉄齒在遠處熠熠地閃光。

又一天的苦重的勞作開始了。馬，牛，牛隻在田野中嚼着三葉草。在田地的遙遠的一端，孩子們在青苔堆和茅草堆裏玩耍着。

整個早晨，魏河水波動着的羊鳴還可以在打禾機的迴響聲中聽見。羊羣撞着籬笆，或者繞圈跑着，看見剪刀，就驚慌得抖起來。五、六個姑娘，幾個放牛的也來幫忙，在羊羣中跑着，攔住了羊身上的毛，就把羊摺在地上綁起腿剪下羊身上的長毛。羊羔想躲在母羊的身後也不中用，這些羊是不願意脫下暖和的外衣的。

「過來！摸着那邊的一隻肥的！你還是個男子漢啊！追逐姑娘倒是很會辦法

雙羊就竄賊不了。嚇出一站，雙羊開玩笑地說。

一個穿長袴襖的牧羊人，抓着雙羊的角，他同那隻發怒的羊掙扎了一會，於是脚站不穩，就倒下去了。

雙羊們尖聲大笑起來，都去追趕那隻搗皮的羊。根據舊日的風俗，在剪羊毛的日裏，第一個抓住公羊的那個姑娘要在開年的秋天出嫁的。

「馬德斯，好不害羞！你會什麼啊？」

「喂，別說他跑了，現在要穩住，趕快說！」

「啊哈，抓住你這討厭的老東西，喂，綁住牠！」

「你那里跑，你現在把丈夫丟失了！」現在該輪到那個牧羊人開玩笑了。

那兩隻公羊太太！」

在離那吵鬧的，開笑的人們不遠的一口井旁，一個姑娘坐在那里工作着。她像一隻羊似的安靜地在剪羊毛。這姑娘一聲也不響。她時而抬起頭，時而用拿剪

刀的那隻手把頭髮拉到後面去，深深地嘆一口氣。她剪完了羊毛，把羊腿鬆開，就很費勁地站起來了。若是看一眼她的前胸和裙下的突出的肚子，就會明白她為什麼這樣蠢笨了。她每次抓羊的時候，牧牛人總是帶着露骨的好奇的神情望着她，於是就使她越發蠢笨，越發瞎抓了；最近，她漸漸覺察出來自己笨重的身體了。她感覺跳動或撲勞對她是有害的。她也感覺到許多姑娘好奇地望着她的凸出的肚子，用胳膊肘一個碰一個，並且還互相耳語着。

娘兒們很快就發覺出她的異態了，雖然她自己還拚命裝得很自然和快活的樣子。這種事情是不大容易瞞過娘兒們的。她們看見她的黑眼圈，就知道她每夜睡不着覺，在床上輾轉反側；她變身拾莊稼時的那種吃力的樣子，就把全部故事訴說出來了。在勞作或遊戲上，她再也不能和她的朋友們競賽了。她顯然是要保全體力。她想要克服精神和身體的倦怠的努力越發顯而易見。不久，全村莊的人都察覺着這個被愛人誘騙的姑娘。他們都已經計算出來這姑娘在那個月，同難犯的

罪。意外地，那也並不是很難去猜測的，因為這姑娘已經被那個莊稼漢達魯誦斯追逐半年多了。他們倆個常常胳膊挽着胳膊從田野走回家去，一塊坐在桌子旁邊。在集會的時候，她不得到達魯誦斯的允許，她從來不和別的男人跳舞的。

「達魯誦斯追逐那個姑娘，就像蜜蜂追逐蜜蜂一樣。」人們這樣說。

但是，在春天，那個小伙子離開村莊，跟志願兵去了，以後就聽不到他的任何消息。他曾經告訴過他至近的朋友，他是爲了爭自由，反對地主打仗去了。第二年春天，他回來了，佩着一把長軍刀，穿着黃銅釦的軍外衣，小腿上繫着綁腿。那是一個立陶宛的士兵。他的綠色的小帽在那姑娘的窗戶附近出現了幾次……終於是他又不見了。他的軍刀到處發光。

那姑娘顯然漸漸不受起來，惡毒的嘴喋喋地談論她。

「蜂蜜是甜的，但是蜜蜂可刺人痛……」他們酸諷地說。

當她還要抓住另一隻羊的時候，一個姑娘低語道：

「像假着她拆的那隻袋為相公。她不曉拆太的，這這就是相信男人的報應。他們認為用一個姑娘就像拆袋一樣。現在她算精了，計小可憐。」

「無難道這兒有做對娘漢憤地講，拍起下頭，像個兩個人誰也不能怨。木已成舟，有什麼可說的。我若是姓，我自有辦法。我有了小孩，讓他們亂講談去哩？那算什麼！」

「你不要緊，她這輩子算完了，現在誰還要她啊？」

「你不要緊，她也該我漢子比你找的還快。沒有他那個雞婆就搗不了蛋糕是怎麼的。他到這了，滿臉都是皺紋，有什麼用？那時候還有人能看上你嗎？不，我自願這樣養了孩子，也比無兒無女地死了強。」

「就這樣辦吧，你要願意，你再生孩子吧。但是沒人嫉妒你，你可要聽清。」

「我不在乎。如果我高興，我就生一個孩子，把他撫養大，我悔什麼？」

「對，你就懷孕吧，然後你想後悔，我曉得……」

幾百年來，法律就是橫斥私生子的。不管那個女人胆敢反抗這種法律，她一定被斥為罪惡，被教會與社會所不齒的。

這就是為什麼那個姑娘，那個被她的朋友們熱烈地談論着的姑娘，因為畏懼折磨與誣謗，想要做出殘酷的罪惡。她被愛人遺棄，已陷於絕望，母性的感情已被她那悲慘的境遇沖淡了，所以她決定秘密地消滅子宮內生命的種子。

她請求瓦娜金幫忙，瓦娜金是全縣惡名昭著的專幹那種陰損事體的老太婆。瓦娜金供獻給她下流的計策，這姑娘幾乎因此喪了命。當幾個貧農二天後在陰雨與冷風的田野中發現她的時候，她已半死了，但憑她那年青健美的身體抗制住了毒藥，胎兒又活了。

……收牛人把小帽推在腦後，嘴里嗚嗚了幾句，別人聽見全大笑了。但是那爾斯又替這不幸的姑娘辯護。

(7)

「真無恥！看見別人的不幸，你們笑。你們看，那可憐的姑娘像驚惶的鳥兒似地見着我們就躲。你們都不是人養的，是天上掉下來的嗎？或是鶴鳥叨來的嗎？」

「」

「啊哈，馬爾斯抓住公羊的角了，她快要有小孩子了。哈！哈！」

「過來，伸出舌頭，我馬上就給你剪斷。」馬爾斯叫着，揮動着剪刀。

她站起來，走向要抓羊而沒有抓住的那個姑娘。

「蒙妮加，等一等，我來幫你忙。」

馬爾斯抓住了那隻羊，綁上了羊腿，不理會蒙妮加假意的拒絕。

「去坐下休息一會吧。」她說道。「你不要剪了，我們快剪完啦。誰都知道

你太吃累了。你為什麼總是躲人。你不要理他們……蒙妮加總是要囑叨的，但是正

經人不會欺負你的。」

蒙妮加的眼睛充滿了感激的淚水。馬爾斯素來就對他很好。也許是因為她自

已曾經受過痛苦的。蒙妮加很真誠就要自殺。馬爾斯曾經安慰過她許多次。「等着小東西出來吧。我可以替你照看孩子。我們兩個人給他縫衣服……我可以給他做一頂小帽子。」

馬爾斯保存的話說減輕了蒙妮加心上許多的重量。

蒙妮加聽着她朋友的談話，心里胡思亂想着。她的眼睛呆呆地望着遠方。忽然，從那沒有長草的荒山上，出現了一個人影。他的長外衣在風中飄盪。蒙妮加看見那人影驚慌地跑來，像木棒似地佇立着，剪刀從手中落下來了。她感覺那個人好像在黑暗中向他招手。他是誰嗎？

於是那人走進了山谷就不見了。但是那人的步態和身材對蒙妮加太熟悉了，捨不得不再看他，於是她站起來，又清楚地看見他了。

「是什麼？」馬爾斯說，轉臉也望着那個方向。

「沒有什麼……」蒙妮加想要轉移她朋友的注意。

馬爾斯立刻猜出了這可憐的姑娘心中所想的事。她期待着他回來。也許那個人真是他吧？

兩個姑娘望着向莊園走去的那個人。許多人也停下工作看着這新來的人。但是現在他們可以看出他是穿軍裝的。他的綠外衣搭在肩上，他手中拿着報子。他站住，向那羣人揮手。

「他要幹什麼？」那些人互相問道。

「看啊，他又揮手了。也許是一個犯人吧？」

這兵迅速地向他們走來，幾乎是在跑了。他輕輕擦過一道溝，於是在離那羣人幾碼遠的地方站下了。

「你們是怎麼回事？你們都不認識我啦？巴爾脫，約內？」他喊道。

「喔，是猶拉斯！猶拉斯，你這傢伙，還沒有死？」

「怎麼，我們已經給你敲喪鐘了。我們想你一定被踢去了。你怎麼樣？老朋

友？」

達魯諦斯一一和他們握手。他還和幾個人擁抱，吻着兩頰，這是當地的風俗。於是沉默了一會，互相打量一番，親切地拍着後背，捏着肩膀，又大笑起來。

「喂，猶拉斯，你怎麼這時候回來了？要當上人民委員了嗎？你現在是什麼？是布爾什維克呢，還是立陶宛人民呢？」

「爲了立陶宛的解放，我們在戰場里全廢臭了。」

「你們也許在那里給我們選出新國王了吧？」

「在立陶宛將來不會再有國王了……我們大家全平等。大家互相平等和友愛。」

猶拉斯的話惹出來了一串熱誠的問題，關於公社，平等和友愛的問題。

猶拉斯把每一樣事情都給他們解釋了。他說人民要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

補鞋匠，裁縫，莊稼漢，像爲了自己一樣，要維護他們的利益。

猶拉斯做過了波蘭的俘虜。他看見過奢侈富麗的大都市。上帝啊，住在那里的人民是如何地享福！怎麼，他們有蓋着玻璃頂的花園，在冬天，花還開放。他個房子周圍長的青草剪得比鬚髮還齊平滑。你可以看出來，他們是悠閒自在的。

(12)

「猶拉斯，你聽着，」一個大開始與喬地說，「他們說他們要把土地分給貧農。就是說給我們嗎？」

「提到『土地』許多農民被圍起來這兵士，好像這一個重大的問題要由他就可以解決一樣。」

「我們沒有為土地而鬥爭過嗎？我們要把那些地主擄出莊園，那末，我們每個人都可以得充足的地了。將來要這樣的。立陶宛已經獨立了，已經有了憲法。」

「什麼？憲法？他是誰？」

猶拉斯用很簡單的話向他解釋這個怪字。他說勞動人民已經把德皇和沙皇趕滾蛋了。他們吸吮人民的血汗這麼久。從現在起，一切都要不同了。如果你不工作，你就別吃飯。在立陶宛，人人都是平等的。弟兄們，你們還想要什麼？現在一切都歸我們了。土地？我們不需要走很遠了，」他說道，用手指着田野。「這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我們的地主不經過鬥爭，他們是不會拿出土地的。他們是頑固的傢伙。」

農民們望着地主的田地，好像是第一次看見一樣。他們的眼睛全在笑。他們不願意讓達魯諾斯走開；他大膽地談論這樣令人興奮的問題，工人政權，國會，和關於平等與友愛的問題。他們不敢決定他的話是否可信。如果在那個時候，有人對他們說：自己找一塊土地耕種吧，立土家，那土地便是你的了——那是你的祖先用血汗得到的土地——他們一定會莫名其妙。他們把所有的生命都付出來了——甚至是爲了他們的墓穴；他們把生命付給家長，地主和沙皇。現在，忽然

，土地要屬於他們的了。

「真該死，我爲什麼說了這些話？有什麼新聞嗎？」達魯諦斯笑着。「我離開村子這期間，有午的，死的，娶親的，出嫁的嗎？買馬拉怎麼樣？車用那隻銹手給他的地主管理莊園嗎？」

「沒有什麼可告訴你的。啊，是的，可是，當你參加軍隊去的時候，彼托斯、金夏騎了他主人最好的一匹馬跟布爾什維克去了。你沒有碰巧遇見他嗎？」

此刻，林庫斯走到達魯諦斯身旁，把他拉到一邊，對他耳語了幾句。這兵士顯出驚慌的樣子：

「你快去！我從來沒有懷疑過，」他瞥視一下羊欄，幾隻羊瘋狂地叫着。

「快去安慰安慰她吧。一些人使她去難堪了，」林庫斯催促地說。「你不要否認，你知道，你使這姑娘吃苦頭了……」

我不想否認，巴爾脫。當然，我要去的。他們是說我嗎？他們一定談論我的

好事呢？」

「你知道，她想要投河呢。你想看不出她是怎樣可憐……她會全告訴你。你快去安慰安慰她吧。」

猶拉所帶着的那沉重的水走過了田野，好像又準備參加戰鬥一樣。他不明白她心中懷着什麼樣的悲緒。想要投河……吃藥……真是個小女子！他要對她說什麼呢？他怎樣開口呢？他时时刻刻在想念她。如果不是爲了她，他是絕不再回到這兒來的。現在，他聽說她懷疑他，他很爲她羞愧。他看見了那些女人，他心裏想：「她們會用看我和她的……我要一向向她走去，給她們瞧瞧。」

他走近了那羣女人，向四周探望，但是沒有找到蒙加。他向她們大家招呼，忽然他心中感到非常快活和舒暢。但是他的眼睛仍然搜索着她，因爲她爲了他們兩個人的罪惡受了苦。最後，離那羣姑娘有相當的距離的一口井後邊，他看見那隻熟悉的紅頭巾。紅頭巾上有藍色的斑點。那正是她。他看見那些姑娘在互相

遜眼色，他便趕快地說，好省得她們在他面前提起她的名字。

「蒙妮加在那里……我的蒙妮加呢？我一定去找她。我不知道她要怎樣見我呢？」當他說這話的時候，他感覺她的臉通紅。

一個姑娘向他那個方向射一橫怒的眼光。那是馬爾斯。但是猶拉斯躲開了她的眼光。當他走開的時候，他聽見有人說道：

「何候他伺候的對。男人像柱石似地，把卵石在別人的巢里就飛了……」

這話也叫蒙妮加聽見了。她站起來，臉青着人，她的心狂跳着。她一定不告訴他一點她所受的苦；不，她要傾吐她一切的苦楚，她心中所有的恨。她一定要照馬爾斯告訴她的那樣做。她一定要直盯盯地望着他說：你騙了我，你害了我。你現在還要怎樣？在你沒有回來以前，我的苦已經受夠了，我能夠受苦受到底的。我給你寫信，你不理我……此刻，無疑地，他一定替他的行為辯護，一定請她寬恕，但是她一定要強硬：離開我，她一定這樣說，我恨你。

她聽見他纏上了綠色，驚嚇了從她身邊疾走過的一隻羊。她感覺她的四肢無力，直發抖。她望着站在她身前的一隻羊的瞳孔，她看見了他的頭，好像反映在鏡子里一樣。

「喂，姑娘，你連招呼也不願意向我打嗎？——該死的，他並沒有打算這樣開口。」

「哦，我不願意。」蒙·加爾姆回答道。

「但是我們很久很久不見了。呃，你一點也不想我嗎？」

蒙·加爾默然不答。達魯爾斯彎下身，輕輕地拿過來她手中的剪刀，捏着她的下頰，把臉轉向着他。

「讓我們至少彼此瞧瞧吧。可以親個唇嗎？」他向那羣姑娘望了一眼。「來來，趁着沒有人看見。」

他抬起蒙·加爾默的下頰。她想要鬆開，但是他把她拉到懷中，吻着她緊閉的嘴

得。

「是怎麼回事啊？姑娘，恨我嗎？啊，笑一個吧。過來，讓我看看你的白牙吧！」

猶拉斯強迫張開她的嘴，但是蒙妮加並不笑。她鎮定地凝視着他，好像他是一個陌生人。惱怒，憐憫，喜悅充滿了她的胸膛。最後，她突然頓聲地說。

「讓我走。你為什麼來啦？」

「我，看你的……你趕我走……」

她又望望他，用手蒙住了臉。她的頭巾垂落在她的肩上，猶拉斯看見她的小辮，像羊羔的尾巴似地顫動着。他抱住這姑娘，把她緊摟在懷中。她啜泣着，她用他的外衣蒙住了臉。她並不是爲了痛苦而哭——當猶拉斯走近她時，痛苦就消逝了——這些是歡欣的眼淚。她的心消除了，好像一朵烏雲向焦乾的土地滴下了雨點，把土地弄鬆軟了。這姑娘的眼睛像雨後陽光下的矢車菊般的閃爍。

「猶拉斯……我太可憐了……我……我……」她盡量擰住了眼淚，「我……我……」

「不要緊，我的小伙子，」猶拉斯說道，輕撫着她的頭。「不要哭。」

「看，你的上衣都破了。讓我給你縫一縫吧，」蒙加用較平靜的音調說，查看着他的外衣。她在衣服里找到了一根針和線，開始縫那個破洞。

這種女人所體貼比她的眼淚更能感動猶拉斯。他望着低垂在他的外衣上的亞廉色的頭和她那穿針的熟練的手指時，就有一陣喜悅激動他的心。

當蒙加縫好了分開的衣洞時，她用牙咬斷了線，因此她的頭觸到了他的前胸，使他的心奇異地跳起來。他緊緊地握住她的胳膊，又親她的嘴。

「啊，猶拉斯，」蒙加喃喃地說道。「你改變了很多。但是在「嘿外」我就認出你。我非常怕你不向我這邊走來……」

猶拉斯溫柔地抱着她，安慰她。他把手輕輕的放在她的肚子上，在她的耳邊

低聲地說：「誰在這兒？」

蒙加羞得滿臉通紅。

「猶拉斯，不要……你別，這是我們的罪惡……誰都知道……他們對我太殘忍了……」

「他們嗎？」猶拉斯假裝驚訝的樣子。

淚水又從蒙加的眼眶中流出來了，滾到了雙頰。

「可是你現在還不快活嗎？」

「喔，猶拉斯，你不知道我吃了多少苦！他們全譏笑我，好像我是一個地道的下流女人一樣……我想要殺河……我願意死……我想……人們都說你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親愛的，不要哭，我現在回來了。」

「我差不多要瘋……我想要墮胎。考瓦娜金幫忙我。我不願意生下來一個沒

有爸爸的孩子……他祇有受罪……所以我想最好還是不生下來。我病得很重，我的身體直發燒，沒有人來照看我。他一定也受傷了。他跳動得很厲害。但是不論怎樣他還活着。當時我很替他難過。現在他要一會兒不動，我就怕起來。他整整有一星期沒有動彈了，一直到你回來。他一定知道他的爸爸回來了……現在，我不怕那些討厭的亂談了。我祇希望他很健康。」

她的火車就回家吃午飯去了，但是蒙妮加仍舊坐在那里，一隻綁着的半剪的羊絨在她的面部，她向那兵士俯吐着那些淤積在心中的苦痛，祇有在擦眼淚的時候，才停止停口。她告訴他，她怎樣請人給他寫信，但是信中隻字未提到她的苦楚。許多姑娘給士兵織手套，她把那封信放在一隻手套中，希望他會在手套中發現那封信。她沒有得到回信。她有一次在夢中看見了那隻手套。但是戴這手套的那隻手從身上割斷了。

蒙妮加將每一件事情都告訴了猶拉斯。她甚而告訴他，她是怎樣親切地仔細

着他，當他同那些貧農和那些莊稼漢談論戰爭，獨立，土地和就要開始的新生活的時候。

最後她鼓起了勇氣，提出了最擾亂她的心弦的問題。

『不要離開我，猶拉斯，如果你不願意同我正式結婚，我們就同居好了。我可以給你洗衣服，照管你比你的母親還強。我願意跟着你到大涯地角……』

但是猶拉斯不讓她再說下去了。他管她叫小傻子。如果不是爲了她，爲了就要開始的新生活，他永遠也不會回來了！

距村莊和農舍很遠的河岸傍邊，在維辛斯基納莊園的田地的邊緣上，有一間矮小又傾斜的茅屋，這是許多年以前莊園的領主爲了儲藏漁具建造的。被人棄捨很久了，但是牧牛人有時到那里去避雨。

達魯斯查看了這個地方，他決定住在那里，他開始修補他的家。

但是他所有的錢差不多祇夠買一盒火柴而已。所以他才買馬拉了，自從他潛逃到華沙以後，管事的賈馬拉變成這莊園合法的繼承人了，達魯斯和賈馬拉簽了契約，租了這塊土地。其餘的他就自己用手做。他從池塘中拔來燈心草蓋屋頂；他用青苔填塞牆縫；他剷平屋中的土地；他還修了一個爐子。尤其量那不過是修補的工作，但是他認爲一兩年內地主的莊園就要分給農民，那時候他可以蓋一所新的住宅。但是他現在至少頭上有一根房椽了。

兩星期以內，大部分工作便完成了。他驕傲地凝視他的手藝，他的快樂是不設於魯賓孫第一次髮石取火的時候。那是很艱苦的工作，幾乎像在戰場里那樣艱苦。他沒有睡覺，沒有吃飯，沒有洗臉，沒有刮鬍鬚，一直到工作完了為止。最後他到底把他的太太接到新居來了。

在那快樂的一天，魯拉斯起得很早被遠處的鷄鳴喚醒了。天色仍舊很黑暗。他脫下衣服，用昨夜房頂滴下的冰冷的雨水洗他的週身。沒有肥皂，他用沙子磨擦他身上的泥垢。等他洗完的時候，他凍得牙齒上下不住地敲打，所以他便圍着屋子跑了幾圈來取暖。他用凍木的手指摸索着鈕釦，他穿上昨夜剛洗的襯衫和寬大的軍褲，沒有肥皂和鏡子，他照樣拼命地刮臉。但是所有這些不便並不能挫折他的精神。這是他的結婚日，雖然他的環境是這樣可憐，他感覺還是很快活的。他從來也沒有這樣笨拙地揮着剃刀。因此他的臉很受痛，他的雙頰和下頰上的毛鬚仍舊挺直地豎立着。

太陽出來時，達魯請斯闔上了門，穿過松林到莊園去了。他不住地回頭望著河岸傍的新居。在這里他們的兩性生活開始了，那是一種艱苦的鬥爭，但是他們必得一塊去迎接這種鬥爭。他感覺小茅屋好像在他身後發眼，催促他快接一個女人來好給房子帶來溫暖。

他們悄悄地在莊園的僕役住室結婚了。無疑，婚禮是很「隆重」的。第二天，新娘子懷孕了，第二天，猶拉斯沒有辦婚事。猶拉斯起初反對請客，但是他的朋友都勸說他。

「到底，我們為什麼不該慶祝一番呢？猶拉斯，你可以不要管。我們自己預備酒菜。」

「的確。如果酒不從桶子的一端淌出，我們就要鑿另外的小孔了。我們為什麼不跳跳舞，歡樂歡樂呢？」

所以婚宴就決定在新娘的家舉行了，蒙麗加烘了一塊糕，並且盡情歡快地佈

蓋那間小屋。

到這處對年青的夫婦從領事那里回來的時候，根據舊日的風俗，要有人去迎接的；姑娘和年青小伙子打掃乾淨了道路，在門上掛着彩色的布條，他們給這對未婚麵包和一杯克瓦司（斯拉夫人用麥做的一種飲料。——譯者），在新郎和新娘跨進門檻以前。

婚禮賀客們吃了一頓豐盛的午餐——白菜湯和烤豬肉。

蒙妮加沒有家庭，實際也沒有親屬。但是當吹鼓手林庫斯吹起了他的緊笛時，已邀和未邀的賓客就擠滿了小屋。音樂溫暖了他們，因為酒和啤酒都是不中用的。談話越發起勁了，年長的人回憶着他們自己的結婚和其它可紀念的時刻；他們談到了過去，談到他們現在給地主奴役的苦況，談到將來自由的立陶宛。

林庫斯吹着緊笛，狗一直吠到深夜。那些不能擠進屋子的人，成羣地站在窗外想夢看一看這對新婚的夫婦，尤其是想看一看新娘，因為大家都知道她的曠

形，所以每一個人部好奇地要看一看她的舉止動作。在那一帶地方這是稀有的婚禮，新娘拚命往桌子後邊躲，拒絕和人跳舞。

「唉，唉，」人們互相耳語道，搖着他們的頭，「他們怎樣活……他們沒有一點東西。眼淚要有許許多多呢。」

「不要驚訝。」一個女人說道。「如果他們相愛，那就行了。他們可以拿地當錢，拿天當被。我嫁了一個錢夫，每個人都說我要受罪了。但是我並不以為我打錯了主意。」

「真的。道米危非斯和我結婚的時候，我們也什麼都沒有。那時候他們都怎樣說呢？他們說我要拿一塊木頭做枕頭，我的丈夫在第三天就會把我撵出房子。人們都是嫉妒。你們看，達魯諾斯同蒙妮加會過得很好，他們兩個都年青，都能刻苦。如果有一個孩子的時候，猶里斯不離開她，有五個孩子的時候，他更不會離開她了。」

蒙妮加所有的嫁奩都裝在一個小箱子里，第二天早上當他們往他們新居去的時候，猶拉斯輕快地攜着那隻箱子。在暫借的那輛車子後面，跟着一隻山羊忽忽地走着，那隻羊是賈馬拉送的。羊身上綁着破布條，頸子拴着一個鈴，一邊走一邊叮叮噹噹地響着。

猶拉斯，這驕傲的丈夫，指給他太太看，他工作的成績：牆子，床，甚至釘在牆上的掛衣服的小釘。蒙妮加用親暱的手指摸着每一件東西，她的心噴吐着喜悅。

「我們是像亞當和夏娃似地住在這裏。」猶拉斯說。

他們的新生活開始了。他們永遠不會忘記移新居的第一夜。他們蓋着猶拉斯的上衣當毯子，他們一直談到早晨微明的時候，繫在門上的山羊應和地嗚叫着。他們閉上眼睛睡著了，就下了一陣大雨，冰冷的雨滴從薄薄的屋頂迸濺到他們的床墊上。

「從前漏過雨，」猶拉斯歎仄地說，「但是沒有這樣厲害。這是新屋頂，你要知道，蒙妮加……」

他們起來，把床挪到另一面牆，在漏洞的底下放了一個水盆。但是不等他們在新地方安排好，又出來一個漏洞。亞當和夏娃不得不又挪動了。雨水從像篩子似的屋頂漏下來，這對年青的夫婦被無情的老天追趕得整夜在挪動。他們挪來挪去，把床挪壞了，因為床根本就不結實。所以他們在爐子旁邊過了半夜。

慢慢地，他們把屋子塗上灰泥，釘上木板，這對青年夫婦盡量安適地把屋子安排停當，平靜地準備着孩子降生，蒙妮加憂煩的眼光表示出臨盆的危急。

從西方，那裏青藍的夜色像蓋着銀白的魚鱗的河底似地升起了。一個巫師來了。人的肉眼看不見他，他工作着——把樹葉塗成金黃，把赤楊的果實染得血紅，把成熟的果實搖下樹枝。

一個早晨，他突然要誕生了，引起他的年青而又無經驗的父母極大的驚慌。蒙妮加和她的丈夫都很模糊，不知道孩子怎樣出世。猶拉斯在屋中踱來踱去，喘喘着要我醫生和產婆。但是已經太晚了。蒙妮加痛苦的呻吟使他不敢離開太久。

猶拉斯不忍看着她那痛苦的慘相，他跑到外邊去了。他完全糊塗了，他抓起一把斧頭砍木頭，自己還不知道自己做的事。於是他又放下斧頭，跑回屋子，攔住蒙妮加，把她抱在懷里，一直到他出了滿頭大汗。

他一刻也不敢想離開她。

毫無問題是要請醫生的。首先，他不能離開她跑到村子去找車馬。再有，他也没有錢付給醫生。

近黃昏時，蒙妮加比較平靜了。她蒼白而又無力地躺着，手放在他的手中。

爾眼閉着。

「傻傢伙，」她低語道。「你得……你自己……」

猶拉斯一想就發起抖來；他屏住了呼吸，等待着她做個手勢。他興奮地在屋中來回踱着，於是就倒在她的身邊，蓋她痛苦的身體，用襯衫的一角拭去了額頭的汗水。但是不一會又回來了。她平靜地仰臥着，兩隻眼睛張得很大。她的頭髮滾成了毛氈，黏在濕潤的額頭和嘴唇上。

她的眼睛越來越變得可怕了。

「猶拉斯，」她微弱地叫着。「猶拉斯，到這兒來，不要離開我……我要死在這里……單獨地。」

她想要再說幾句，但是她忽然抬起了頭，滾到了床邊。

「像冰……」她低語道。

「蒙妮加，蒙妮加，」他催促地說，「你說什麼？你說什麼像冰？」

「沒有什麼。」

他們互相望着，緊張地等待着要發生的事情。

「猶拉斯，猶拉斯！」她拉他更靠近些。她說幾句安慰我的話吧。我怕。

（82）

猶拉斯聽她的話很吃驚。他俯身望着她，但是想不出什麼話可說。蒙妮拉沉重地呼吸着，用力地緊握着拳頭。不一會兒，她滾開了，揭去了毯子。她想舉手擲着，但是猶拉斯阻攔她。

「不要那樣躺着。那樣對你不好。」

「完了。我的肚子很空。冰，請你拿冰來！」

但是她的請求使他很恐懼。他在一個地方聽說過，將臨盆的女人喝冰是致命的。也許是牛奶吧？他記不清了。

「冰，姑娘……稍等一等。」

但是他剛一離開屋子，他就聽到一聲可怕的呼叫。

他轉回來，看見她側臥着，張大一雙痛苦的眼睛凝視着。猶拉斯感覺她在凝視着油燈的將熄的火焰，他為憐憫所苦，他的毫無辦法也使他激怒。他站下俯視着她，因為他無力幫助她，所以他氣得直攢拳頭。於是他俯下身，吻着她的前額。

黎明的冷光傾瀉到屋中；他從窗戶看見一棵樹在在風中搖盪。

「如果你……」他剛一開口就停下了，當他們的眼光相遇的時候。

猶拉斯的眼睛濕潤了。他前額上暗色的瘡疤發燒而且跳動着。她猜出他心裏在想什麼，伸出了蒼白的手，她用手掌堵住了他的嘴。

「傻瓜，」她低語道。「我不會死的。你想我會死嗎？」

「不，姑娘。不。我們要一塊看着孩子生出來。」

蒙妮如的臉上出現了深紅的斑點。她的額頭上的汗已經乾了，她太陽穴上的

青筋顯露出來。

「他下生了！快啊！」她咬着牙喘息

猶拉斯跑到她身邊。他看見了他常常帶着厭棄與憎惡所想像着的東西。但是他現在祇感到充分的焦急，焦灼由他協助出世的新生命的安全。他不知道怎麼辦也來不及想了。母親呼出了一兩聲刺人的尖叫，接着就不靜了。

不一會兒，母親的呻吟回響着新生的孩子的尖叫，他出世了，來分担他們的喜悅與痛苦。

她的後背上的撕人的疼痛消除了，蒙妮加平靜地躺着。她凸出的肚子漸漸塌下去了。她的面孔又恢復了紅暈。不一會兒，真正美麗的光輝又包圍着她。

新生的孩子躺在他母親的身旁，胎帶還連結着。在那可怕的一頃，猶拉斯以為他死了。他把他的大手掌放在他的身上，幾乎遮住了孩子的身體，他感覺出孩子的心臟跳動的回聲。

丁醫帶。

他遵照妮加的指示，他找到了一條帶子，緊緊地繫在肚臍的周圍，並且剪斷

四

猶拉斯是不能沉浸在父性的善愴中很久的；從別處逃到城裏來的士兵和難民所帶來的消息激動了貧農。謠傳着他們用血汗灌溉了幾世紀的土地，用他們的骨肉肥沃了土地，他們的父親和祖父曾經給地主耕耘過多少年月的土地，將要分給合法的主人，勞動農民了。

最後政府應許給地主的兒子的諾言的時候到了，他們被遠方的革命的烽火所煽，紛紛志願充軍去保護他們父親的莊園，抵抗給全人類帶來平等的人們的「侵略」。政府同樣也浪費出對士兵和農場僱工的諾言，他們受了土地的幻想和平均財富的幻想所誘惑，是最先應徵入伍的。

獨立戰爭的最後的炮聲沉寂了。死者的屍骨在哀婉的音樂聲中埋葬了，刻着規律的碑銘的十字架豎立在墳前。

勝利來了。灑在英雄墓前的眼淚變成了勝利者——政府的要人和將來的國會議員——的歡忻。演說者——首先吞嚥獨立的人——被人以瘋狂的歡呼和鮮花來迎接。

農場僱工，佃農和從前的農奴忘了他們饑餓與悲慘，熱切地期待著他們分得財富那偉大的一天來臨。各政黨的領袖從城中來了，應許給大家幸福與平等。一個政黨的代表說得一切都很順利，但是等另一政黨的代表來的時候，他們就開始爭論起來，人民聽他們所講的話，知道一個是站在無神論的立場；一個是擁護天主教；這一個政黨應許農民很多土地和自由，如果他們投他們的票；那一個政黨答應給他們加倍的土地。政黨的新政治家和演說家每天到沙曼台來，宣佈他們的黨綱；說的話一個比一個動聽。

在春耕的時期，爲了躲避戰爭和革命而逃到外國的那些莊園的領主的管事不能強迫莊稼漢工作了。這些勞動者不再受威脅了。期待的緊張的空氣在各處流動

每。個人都期待著要發生的事情。人們成羣地聚在一塊討論著局勢，嘲諷着昨日的地主。

『你最好是不要說話，地主。你騎在我們的脖頸子上已經夠久了。我們有許多舊賬要同你算清。』

僱農和農場僱工希望維辛斯基莊園立刻就均分，他們不理威脅，向管事提出要求，拒絕工作。當賈馬拉企圖從別的村莊僱來工人時，維辛斯基納的貧農就以破壞農具來報復。當貧農需要糧食和木材時，他們就派一個代表到管事那里去傳達他們大家的要求。

晚上，年青的小伙子，就在地主的窗下唱歌與作樂，他們隨便在花園中散步，在磨坊的池塘中捉魚。賈馬拉很驚慌，看着他的權力就這樣脫手了。年青的村民聽到從前線回來的那些士兵所講的革命故事非常興奮。普遍的不安與不滿增強了。

農場僱工和貧農雖然自己有一塊的土地，然而貧瘠得連長的青草都幾乎不夠餵一隻山羊，所以他們心中也藏着能得到充分的土地好過活的希望。他們望着那座大莊園，那可以供給許許多多人的吃穿。許多殘廢軍人和村民的房子燒燬了，他們希望政府的救濟。有些人需要錢修理房屋，有些人需要糧食和牲畜。

政黨的宣傳家繼續從城里到村莊來，他們互相以雄辯與誘人的諾言鬥爭。他們就像新郎向姑娘求婚。但是村民沒有嫁廬，所以沒有人願意同他們結婚。

不久，人民就開始厭倦那些花言巧語了，他們開始謾罵他們了。然而這並不能挫傷那些政治家的熱情。

達魯諦斯沒有農具和耕耘的土地，他和其它的貧農一樣，聽着那些宣傳家的辭令，焦急地期待着偉大的事變到來。

他站在羣衆的外邊，看見宣傳家翹起脖子，像蝸牛探出殼外窺視一樣，他聽着那口若懸河似的滔滔的話語。

「你們剛才已經聽到了基督教民主黨的綱領，」他開始說。「你們都曉得漁夫怎樣幹吧：他先弄混了水，然後他再捉魚。你們都曉得那句俗話：混水捉魚。對啦，我的那位高貴的敵人就是那樣辦的。像那些欺騙人民的傢伙一樣，這位基督教民主黨的漂亮的哥們說出兇狠的話。他曾經攻擊國家民主黨，被僱來給教會做宣傳。公民們，不要陷入他們的圈套！我問你們，立陶宛的牧師和沙皇的劊子手，手牽手地來狂言地說教，說那昏庸的王國是上帝親身指定的，這才有好久啊，神聖的說教者們詆毀立陶宛的愛國者庫德克和維辛斯基納爲惡蕪，詆毀社會主義者和他們爲獨立的鬥爭是瘋狂的冒險，這事情發生很久了嗎？」

「就是在昨天，我們的牧師公開把愛國者引渡給憲兵。教會司事的家給警察和偵探利用，這已不成爲祕密了。牧師和黑百黨（俄國反革命的祕密團體）在一九〇五年革命以後狂喜了一陣。然而立陶宛的人民爲了自由付出鮮血。可是現在怎樣呢？牧師想要用他們的黑袍遮掩自由的光輝，將立陶宛墜入永久的黑暗中……」

每個星期日猶拉斯都到村莊去，他知道他會在那里聽到什麼。

選舉運動在緊張與奮的空氣中開始了。各黨派的政治家擁擠在市場上，在教堂和街上進行着他們熱烈的爭辯。

各黨派之間的摩擦有時引起了開火。黨的信徒時時被選舉運動的宣傳者所激動，武裝了腐爛的馬鈴薯和塗柏油的棍杖攻擊他們的政敵，把演說的人拖到台下。這種小規模的戰鬥過後，有許多人撕破了衣服和傷了四肢。

猶拉斯漸漸也陷於這種普遍的興奮中；他有意識地撕下來基督教民主黨貼在牆上的傳單，他分散小冊子給村民。蒙妮加不贊同地觀望着。有一天猶拉斯的下額帶着一塊很深的傷痕回家來了，他告訴她滑了一交。但是她知道他是說謊。

「猶拉斯，你爲什麼這樣幹呢？替我和孩子想一下吧！你爲什麼要同他們瞎混。他們會把你送到監牢去。而且我們還是得不到土地，記住我的話吧。」

「監牢！不要傻瓜。你彷彿覺得沙皇還照舊統治我們。嘿，蒙妮加，如果全立陶宛人都像你這樣，地主會照樣當我們是狗。讓他們試一試不給我們土地，我們革他們的命！」

五

維辛斯基納的佃農和村民聽說土地清丈員和土地改革委員會的委員已經從都城到縣里來了。他們在沙曼台縣已經由最大的巴米屠維斯莊園開始了，不幾天他們把土地分成了方田，豎起界標，分給農民了。

消息像野火似地傳到這裡。農民爲了好奇心所驅使親自老遠跑去觀看。起初地主不承認這種公文和計劃，拒絕接見來和他談判的官吏，等土地清丈員來要水喝的時候，他命令蓋上井，並且把狗鬆開去咬他。

但是窗外的喧鬧並沒有靜止；佃農不同土地清丈員商量就奪去了最肥美的方田，最後地主讓步了，邀請委員們到他的家中去。他非常客氣地招待他們，他那種波蘭人的好客使土地清丈員飽餐了美酒與佳饌，以致他們戴着眼鏡的視野都模糊了。他們已經分成了方田的土地在他們的腳下又塗掉了。他們飽食了三天烤火

鴨，於是把土地大致分配了。

維辛斯基納的人民焦急地等待着土地改革委員的蒞臨。一向不相信主人的莊園將被分割的賈馬拉忽然對貧農講話改變了口吻，變得出奇地溫和客氣了。恰恰在巴米屠維斯莊園分割以前他召集佃農和貧農開了一個重要的會議。貧農聽到了這種意外的光榮，頗為受寵若驚。

聚集在地主院落中的佃農和貧農叫嚷着，抽着烟管，大聲地討論召集會議的原因。但是沒有人敢說爲什麼把他們召集到那里去。

賈馬拉拿着一張手諭走出來了。他差不多說了一個鐘頭，告訴他們伯爵是怎樣愛護他們，他是怎樣關切莊稼漢。他說他已經接到了伯爵的一封信，他讓我們向你們致意。賈馬拉說，伯爵或到時代已經變了；他很了解立陶宛的政府他願意衷心地支持政府；然而他不相信，身到莊園對農民有什麼好處。如果他們看見舊有的靈善的秩序被破壞了，而豐衣足食的農民不見了，在新政府的不毛的土地上出

現了貧困的農民。外國政府和軍隊很可能加以干涉，伯爵認為如果他們輕易地得到了土地，他們會很快就失掉的。所以伯爵勸告你們，在土地分配沒有實行以前，要再三地考慮，以免深悔無及……

賈馬拉的話一點不使貧農滿意。有些人恣意地笑了，有些人咒罵伯爵，互相吵嚷與爭辯。但是賈馬拉還沒有說完。他又轉到伯爵的慷慨大量，和對貧農的基督似的憐愛，他抬起了嗓子，在深沉的靜穆中他宣佈伯爵要親自分配土地。從伯爵手中得到土地的人就永遠不會失掉主權了，因為地主要在地契上有伯爵的親筆簽字。土地要經過契約的方式得到，並且要分年付款。祇有經過這種方式貧農才能平平安安地耕種他的土地。

伯爵的手諭在佃農和貧農中間引起了騷動。有些人想要立即訂約，有些人猶豫，寧願等等再看。少數的農民那一天可以從立陶宛政府得到土地了。因為大多數農民不敢相信當局會那樣慷慨大量。給他們的自由的諾言也同樣引起了他們的

懷疑。大多數認爲那好像是歌的旋律，歌的詞意他們是不懂的。因爲有可靠的人幫忙，賈馬拉自己又在疑慮與躊躇的火焰上澆了油，他散佈謠言說伯爵從華沙回來了，要絞死胆敢處理伯爵的土地的那些人。

祇有很少的農民固執地不相信伯爵。爲新秩序而戰鬥過的達魯諦斯很憤恨與痛心村民對於政府的政策漸漸表示不滿。他隨着代表團到縣城去，回來以後，他召集佃農開會討論。

「傻瓜們！你們的伯爵會給你們墳地。有人告訴我，說他在波蘭軍隊中服役來攻打立陶宛了。我們和行政主席談話，他說什麼：沒有一吋的土地留給伯爵的

！」
這消息使許多農民又變了心思。這好像是一根刺穿入了賈馬拉的後背。他對農民的態度完全變了。他先前的傲慢與蠻橫收斂了。他自己急忙跑到縣城，面色蒼白，心神沮喪地回來了，好像大醉了三天一樣。他極積地討好農民，對農民更

加和善了。

當地清丈員和土地委員到維辛斯基納時，賈馬拉在莊園的門前迎接他們，他費勁地樹起立陶宛國旗，雖然他在匆忙中把旗子的顏色弄混了。他招待土地清丈員就像溫和的主人迎接高貴的賓客。

第一根分界的木樁剛剛插入維辛斯基納的泥土中，賈馬拉感覺他的威權從手中滑下去了，被人完全剝奪去了。但即使是在這種危機中，他仍然不忘他天性的狡滑與詭譎。他立刻算計延長他的威權或勢力的方法。

那是佃農，貧農和執行土地改革的人們的勝利的日子。賈馬拉不僅打開了領主的大門請官員進入，而且他還邀請他們到客室和伯爵的私室里，那些屋子因為久不住人，滿處是灰塵，潮濕而又冰冷。土地清丈員的靴子咯噔咯噔地在細木的地板上響着。那天晚上，沉默了許久的鋼琴的鍵板又響了，那不是伯爵的女兒的纖細白臘似的三指彈奏的，而是沾泥的，有毛的粗手重擊着琴鍵，那音調模糊地

佃農們豎起耳朵聽着聲音，然則還是沒有人敢走近領主的房前。他們祇是互相喃喃着。

「那個豬羅管事正在拉攏官員，希望得到最好的土地。」

「他恐怕祇能得到一塊墳地吧！不是說土地祇分給貧農和老兵嗎？」

「喂，猶拉斯，雞雛還沒有孵出以前，請你不要計算有多少個數。我還不會

像你那樣天真。我不大相信他們。你將來看，伯爵會從我們的手中再奪回土地的

。」

「你這話怎麼講？」

「你不記得他說過現在作的事將來會痛悔嗎？記住我的話吧，地主全是一樣的，波蘭的也好，立陶宛的也好。如果我們不伺候伯爵也得伺候買馬拉的。」

六

有許多人不相信土地與自由的諾言。已經被欺騙了幾百年的直樸的農民，自然不相信那些有權勢的人所發表的諾言。並且還有些人認為土地分配是地主給他們設的陷阱。

年青的人對事情的看法更為冷靜。的確，他們並沒有受過過去的試鍊，但是他們却把握了現在的土地改革的意義。那是一羣歡天喜地的農場僱工，他們爲了分配土地這重大的事件聚到一起；肩上扛着鉄鏈，看樣子好像是舊生活的掘墓人一樣——他們都是農奴的子孫，都是被皮鞭，棍杖與饑餓所扶去的那個時代的茁壯堅強的后代。

當他聽見附近的人談話時，當他望着那蓬蓬勃勃的起伏的田野時，望着那點綴着忙於釘木棒和籬笆的快樂的人們的油綠的草地時，猶拉斯的心中充塞着一種

難忍的疼痛。他從來也沒有感覺腳下的土地是如此地可愛。農民彎下腰，掘取了一把新獲得的土壤，親切地玩弄着，察看着土質。

猶拉斯由這一羣貧農走到那一羣貧農。他不曉得應該怎樣表示他心中的喜悅，所以他好笑地咒罵着。

「呃噫，他媽的！我們的村子要變得多大啦！」

他在懷中抱着他的八個月大的兒子，驕傲地給他附近的人看。「我把兒子抱來了」，他說。「讓他看看分配土地，這是地主威權的葬禮。等他長大了，他就

可以誇示他目睹了這偉大的事件。」

最後第一條土溝耕完了，第一道地界豎立了，分開了莊園的田地與新村的田地。凡是有農具的人都趕快送來農具，以便完成這令人興奮的工作，有許多人赤手空拳來填補「伯爵的新墳。」地界的木椿佇立着，像保衛農民的土地的哨兵。好開玩笑的人把一頂破帽子放在木椿的頂端，這會越發混淆了人的視覺，看起來

更像真人了。

農民們漸漸地跟着土地清丈員走進他們還沒有命名的新村來了。沒有人想到誰推動了新時代的降臨，但是每一個人都感覺維辛斯基納生氣勃勃地站起來了，正如春季泛濫的河水，現在沒有什麼東西能夠改變那路線了。

達魯諦斯把鉄鏟遞給來借的人就說：『不要弄丟了。我想要保存牠將來好送到博物館去。我用這隻鉄鏟掘了第一道地界。』

不久，其它的地界也勘定了。但是那是劃分傑納斯與卡吉斯，達塔斯與猶拉斯的地界。土地劃成了方田分配給貧農了。有池沼的田地分成大塊，乾燥的肥地分成小塊。猶拉斯是個老兵，有選擇的優先權。他得到一塊很肥美的田地，其中還有一小片草場，和一條入夏就乾涸的狹長的小河。況且猶拉斯又作過伍長，所以他能得到一大塊土地。其餘的田地分給猶拉斯的朋友林庫斯，金庫斯，都巴，白皮雪斯，遠村的陌生人了。

土地分配完竣以後，委員會召集農民訓話，慶祝他們新生活的勝利。在這種歡欣的時刻，很少有人能遏止興奮的情緒的。猶拉斯好像受一股神祕的力量所驅使。他不知不覺地站在村民的前面演講了。

「說我們貧農愚蠢無知的人，是完全錯誤的！」他開始說，渾身興奮得直發抖，他的手笨拙地搖盪着。「但是請看我們的生活吧。如果我們沒有機會讀書，這不能算我們是愚蠢。不，我們並不想蠢，這不是我們的罪過。我們天天好工好料好喂養那些寄生蟲，祇有在夜里我們才能抽出時間為自己工作。現在我們已經得到自由與獨立了，我們的生活要與從前不同了。這裏的土地是我們的。可敬的委員們，四五年內我們邀請你們再到這兒來，那時我們的山地可以出糧食了。我們也許不能像在領主的家中那樣奢侈地招待你們，但是我們會衷心地歡迎你們。」

「嗚啦！」貧農喊着。他們也學會開會時歡呼了。

每個人都喜歡聽猶拉斯所講的話。他的老婆，蒙妮以差不多高興得流出眼淚

了。

有人派代表到領事館去，邀請土地清丈員來參加慶祝會。

猶拉斯在移到新居以前，先揭下了茅屋頂，等待有車子運到新村去。他們不得不露宿了幾夜。

在他們遷移的前一晚上，他們坐在一塊木頭上靜靜地談着他們的計劃。

空氣是悅人的溫暖。樺樹以祈禱的姿勢向黑暗的天空伸展着無葉的枝幹。談話鬆弛了，年青的夫婦眺望着田野，想像着將要建立起來的村莊，聽着狗吠和門響的吱吱聲，望着閃爍的燈火。

因為疲倦，他們坐着半睡了，孩子在他們中間也不聲地睡熟了。

忽然，他們驚醒了，從田野傳來的高聲叫喊驚醒了他們。

「怎麼回事？」

叫喊重複着，聲音更近了。是從他們那塊田地的那個方向傳來的。那是喊救

命的聲音。叫聲離他們那里更近了，他們緊張地傾聽着。

「救——命！」

猶拉斯跳起來，向昏暗中凝視，他的神經和肌肉都緊張起來。有人叫喊着，聲音突然停止，好像窒息了一樣。

「猶拉斯，猶拉斯，你要往那去？」

猶拉斯站不穩，急得要跑過去。他抓住一根粗棍子。蒙羅加幾乎抓不住他。在下面的山谷中，河水沿着河道咆哮着。從四方來了狗吠聲。

「我不曉得，猶拉斯，這與我們有什麼關係，蒙羅加喘息地說。『但是我總感覺伯羅霍着兵回家殺我們了。也許他也到了吧？你聽，又叫了。喔，上帝，我怕！』」

「不要緊，姑娘。不要擔憂。一定是有人跌倒受傷了。你看今天的河水泛濫得多。末洶湧。把橋都沖壞了。」

猶拉斯想要鎮定家訓加，然而他自己就不屈鎮定。那個人爲什麼這樣痛苦地
呼叫呢？那聲音就好像有人被人閉塞了喉嚨。

他們不久就明白了。第二天早晨，他們聽說一個人被殺了。猶拉斯跑出去看
個究竟。

他在路上遇見一個相識：「昨夜有人被殺是真的嗎？」他問。

「就在你們的地的附近。柏特拉斯。金庫斯還躺在那里，圍着一羣人。難看
死了。殺得真慘。他們正在等警察呢。」

「但是爲什麼殺他呢？誰殺的？」

「他們都說是吉萊諾斯家的人幹的。人全找不到，大概都躲起來了。他們
瞎吵了很久。土地清丈員沒有把河邊的田地的界限訂好，金庫斯已經造了一個馬
路。並且耕過那塊地了。吉萊諾斯家的人說那是他們的土地。金庫斯說是他的
，他們一定不能讓他繼續再耕下去了。我今天地去看，他把界線向外挪動大的

有一碼多。但是他們到家長那去，家長讓他們到士埔清文員那里。昨天吉萊誦斯家的人從市場上回來，喝得醉醺醺的，他們請金庫斯過來談判。他們在河邊又喝了一瓶酒。我遇見他們在田里走，賊着地界的事。但是沒絕沒有疑惑會發生什麼事。

有人說他們聽見夜里有人喊叫。

「我們也聽見了。」

「猶拉斯，你看。不久以前我不是對你講過會有很多的鼠酒在這可咀呢的泥

土上嗎？」

兇手卻抓住了，判決了無期徒刑，他們的土地沒收了。不多時第一棟木房子在受了血的洗禮的新村建築起來了。他們給那村命名為克蘭加村，隨着經過那塊土地的一條河叫的。新房子還沒有地界的木柵高。正如大多數農民所期望的，賈馬拉繼續管理維辛斯基，他稱他為模範農場。

當猶拉斯和蒙妮加在田里工作的時候，他們還得攜着小卡吉卡斯。因為怕碰了他，他們把他放在一隻無底的桶子里，底下墊着毯子和帆布。在那個小窠里倒是很舒服的，他們從遠處可以看見長着稀疏的黃毛的小腦袋，在桶子的邊緣上窺伺着。

卡吉卡斯是一個小寬面。他不很哭，足夠一對幾個鐘頭望着天上的浮雲，守候着草葉在微風中蕩漾。每一個聲音都會使這孩子驚跳。看見一隻鳥飛過，他會

張開無牙的嘴，頭向後仰着，歡愉地揮着小胖手。他想要抓住浮蕩在蔚藍的天空中的鵝絨似的白雲，他會驚奇地俯視着一隻空的小手掌。在卡吉卡斯看來，整個世界都在他的掌握中。他需要用言語表示他的所見所聞，但是他決不會說話，所以他用胡鵠的笑聲來表示他的喜悅與驚奇，在他不能向母親述說他所目睹的神奇事物時，他祇會失望地啼叫。但是母親懂得他，她用童語和他親切地談着。

有時工作把他們引到山谷中很遠的地方，孩子的小窠消失在他們視線外了。達魯諾斯夫婦時時停下工作諦聽着，聽出沒有聲響，才又開始工作。祇有在她彎身捆草時，蒙妮加才感覺沉重的胸部注滿了奶汁，淌出衣外，滴在地上了，於是她停下工作，跑去喂她的孩子。

她時常發現卡吉卡斯哭得兩眼紅腫。有一天她發現櫃子翻轉一空。這引起了他們一時的恐怖與驚慌，蒙妮加像一隻鳥似地飛回窠巢，好像發覺自己的家被搶掠一空了，她瘋狂地向各處奔跑。如果孩子被害與西人偷去，或被賊匪叨去了可

怎麼辦。但是最後猶拉斯發現這小流浪人爬着抓着，她已經蠕動出桶外，沿着房子的另一面牆爬着。

「啊，我的孩子，我的小淚珠！」蒙妮加喊着，把他摟在隆起的胸部。

猶拉斯站定望着她個母子，抱她總是勉誤工作。他們的鄰人早就割完草了，然而他們總是拖延。

他的話刺痛了蒙妮加。「那跟我嗎？」她譴責地說。「我太太安逸了，一面在田里工作，一面還要奶孩子。我要累死了。」

猶拉斯提議把孩子留在家中。他也許會哭一陣，但是過些時就會住聲的。蒙妮加不聽他的話。

「你真是一個呱呱叫的父親呢？你最好把他鎖在豬圈里；讓母豬去照看他！」她尖刻地說。

但是猶拉斯還記得，那恰是他被撫育長大的方法。他的父母到田里去時，把

他和他的弟弟放在一隻口袋裏，豎立在牆角，擦一小塊麵包在他們的口中。他們不能露出口袋，他們能夠呼吸，倒是平安而無危險的，不過如是而已。他們的淚水浸濕了麵包，藏着一股酸味，但是他們啃着麵包，顯出很痛快的樣子。猶拉斯六歲時就給地主放牛了；當他的雙腳凍得麻木的時候，他使用冒熱氣的牛糞來溫暖雙腳。十歲的時候，他才初次嘗到鞭。他常肉體細故挨打。

「那要歸罪你的父母！」蒙妮加說。「但是咱們的小東西，咱的小淚珠可不能那樣受罪，」她兇狠地說着，把孩子摟在懷中。

「小淚珠」正在發育，一天比一天，一點鐘比一點鐘肥胖起來，在清晨的微明時，他們帶着那隻小桶往田裏去了。

猶拉斯想盡量造出不去菜園的種種口實。但是他不能避免。然而當他建築茅屋的時候，他曾經向賈馬拉借過錢，欠債沒有還清，反而越發增多了，至於利息，賈馬拉答應不要，祇要猶拉斯和他的太太答應每年在他的菜園和花房能做些日

子工就成。常常他們自己的穀穗成熟了，他們自己的乾草腐爛在雨水中了，但是他們得照樣到莊園去。他們不能消惹主人的不快，因為當春天到來，他們需要種子的時候，他們一定又要向他伸手求借了。

每一個新的障礙，每一個新的挫折都使他們要求優裕生活的希望的火焰變得微弱而又微弱了。在這種時刻，達魯諾斯就在耕耘的黑土上赤着足來回踱步，咀咒着貧窮。但是厄運跟踵來了的時候，他該迫祇有到賈馬拉那里去，因為有同樣貧窮與窘困的蠕虫剝蝕着新村的村民的精力。

一陣陰沉的失望擒住了猶拉斯。他不吃飯，也不睡覺，沮喪地躺在田邊的一個樹墩子上，凝視着遠方，他的臉頰軟弱地下垂着。

「怎麼回事啊？猶拉斯。」蒙妮加會埋怨地說。「你這種樣子我可受不了。如果你祇要說出你的困難，我們就算沒有事。」

「一定會大有益處，」她的丈夫回答道，厭恨地嘆息着。「那個婊子養的今

天又來和我麻煩了；我一定要到莊園去和他算賬。他找我的鑿道，他說我煩聾人們每天工作不要超過八小時。『你是來玩政治活動的』，他說。『你不是從我們樹的手中白白就得到土地了嗎？你應該知道感激。』我告訴他我沒有煽動任何人。我不過告訴過他們別的国家里農民的生活狀況……在那些國家，工人卻知道他們所需要的是什麼。至於土地，我不需要感激誰，我是用血汗換來的。他一個字也不提種子。光是怨恨我沒有到莊園去。現在我得在他的莊園中掘三天洞了。』光陰如是地滑過去了。每個耕地的人都以現在雖壞最後總會好起來的這個念頭安慰自己。

然而達魯斯祇是在困難重重地壓在他的身上的時候才在家里發脾氣。孩子確實是他的安慰，尤其是現在小卡吉卡斯正在學步了。他比別的孩子發育較晚，也許是因為他下生以前，蒙妮卡想以緊急的方法把他打掉吧。

這小傢伙的一哭一笑會解除了他們生活的單調。學走路對卡吉卡斯是一種極

大的冒險。當他在草地上顛顛簸簸地騰躍着時，他咯咯地笑着，抓住了他母親的裙角。

蒙妮加愛他那小胖圓臉上的笑渦。

蒙妮加一生來從來沒有看見過大城市。她聽人講過，關於鋪道，汽車，大廈，商店和熙攘的人羣等等迷人的故事，她渴望親眼看一看那大城市。猶拉斯應許那一天領她進城去。「等到秋天」，他說。「我們要做一塊大餅，穿上漂亮衣服像貴族似地進城逛一逛。」

但是他們沒有等到秋天。蒙妮加幾個月來就嘀咕着背痛，到春天越發加劇了。他們要趕快進城去找醫生。

夫婦在動身的那天早晨起來很早。蒙妮加包了七個煮透的蛋，一塊麵包，一瓶牛奶和一些鹽，放在柳條筐子裏，她穿上了她的最漂亮的衣服。那是一件白藤紗的旗袍，上面有小朵的藍花，很配合她的蒼白而沉靜的面色。她先時總沒有穿過，因為每天穿着粗糙的家機布，所以這種輕軟的織品使她像酒醉後似地昏暈打

她站在鏡子前羨慕地望着自己，叫過來猶拉斯替她扣上鈕釦，探起頸子望望背後的衣影。猶拉斯說她像一個闊人家的太太。

她得向她的朋友借鞋，講明路時不穿，到城裏時再穿上。鞋夫大了，她把鞋尖里擦上紙。猶拉斯穿上了油黑的軍鞋和長統靴，梳齊了垂在頸上的頭髮。穿着星期服的猶拉斯變得年青而又漂亮了，而蒙妮加看見有女人胆敢望他的丈夫兩眼，她就蹙起眉頭。

他們的鄰人林盧維那納來照看小卡吉卡斯。

在等候開往考那斯的船時，猶拉斯買了一包香烟算作特別的享受。塔輪船旅行却是蒙妮加的一種新的經驗。那是一個晴美的日子，蒙妮加望着許多乘客攜着孩子，提着裝鮮花和食物的筐子，感覺十分快樂，連苦痛都忘記了。

突然船傾斜了，並且響着呼叫和踐踏的足音。蒙妮加恐懼地抓緊猶拉斯的手，船確是要開行了。他笑了，解除了她的恐懼。那不過是乘客上船而已。但是蒙

媚加不能讓船鬆開手，當汽笛叫的時候，她總有這可怕尖聲直發抖，並且媚加住了耳朵。她急切地希望加快行，他們平安地到了考那斯。過了一刻，她忘了恐懼，平靜地看看船身的徐行，看着掀起的水波和週圍的面孔。但是猶拉斯一路，上總是圍她玩笑。

立刻教堂的尖頂和紅屋頂在遠處的山巒上出場了，矮木房子像石牆上的蕪草散佈在岸上。蒙妮加壓着猶拉斯的袖子說：「你看啊！」她興奮地叫道。「考那斯到了。」

「那不是考那斯，」猶拉斯說。「時髦的人物看不上這些房子。等一等你就可以看見真的城了。你的眼睛自從你腦殼裏捏出來的。」

最後蒙妮加遠遠地看見了城的輪廓。平靜的水面反映着教堂的尖塔和聳立空中的高大的煙囪，紅池和白色的建築物叢集着，汽艇在水面上來去的蕩漾。

蒙妮加做梦也沒有想到這神奇的東西，這麼多的人，紛紛的商店與街道

。她沈吟在新鮮與奇異中簡直呆了。她想要站定，仔細地察看每件東西——看，摸和聽。

「看啊！看啊！猶拉斯！」她叫道，用手指着駛過的汽車，車中坐着一個着黑衣服戴高帽子的胖子。「他的頭上是什麼呀！」

但是猶拉斯急忙拉下她的胳膊。「你不能指，蒙妮加。在這里不准指。那個人一定是內閣總理。我看見過他們穿那種衣服。」

猶拉斯鼓起勇氣，走去向警察，街對面四大屋是徵在候的。警察謙遜地摸着帽緣告訴他是國督。

「啊，國會？」猶拉斯輕信地重複着。警察對他，一個鄉下媳婦這種恭敬的態度，使猶拉斯極端愉悅。

蒙妮加聽着那兩個字茫然不懂，猶拉斯耐心地給她解釋，說國會就是代表議會。從前是沙皇統治，現在是人民選舉代表來統治國家。於是他們下令將土地分

給了人民的。人民選舉他們自己的代表，如果代表不好，就讓他們滾蛋！猶拉斯的心中充滿了鮮明的喜悅，當他說「咱們的國會」，「咱們的警察」，「咱們的銀行」，當他感嘆那些人都是他的朋友而人人又是平等的時候。當他想到對每個人都用立陶宛語招呼時，當他想到沒有人能挖苦侮辱他時，猶拉斯就發覺愉快了。

讚美過了國會的建築物以後，這對夫婦想走了，這時猶拉斯忽然想起這是恰好有機會給蒙妮加看人民的代表怎樣立法，他們怎樣管理土地。當他們走到國會大門的時候，一部車子駛來了。一個衣履圓綽的人下了車，從那對鄉下的夫婦身邊擦過；一個穿藍制服的人深深地鞠躬，打開門請他進入。當猶拉斯站着的時候，慌亂地碰了他的帽子，那個穿藍制服的人向他走去，攔阻他走進大門。

「靠左邊，朋友。靠左邊。」他用和藹的音調說。

但是猶拉斯所有的勇氣都消失了。猶拉斯和蒙妮加跟在他的後邊走着，盡量和他保持相當的距離。

再往前走，他指給她看「咱們的大總統」的官邸，並且指着有軌馬車。

一連兵士走過去，猶拉斯站定，裏面得意地吸着香烟。

「怎麼，他們同樣像將軍！咱們曾經光着腳打仗，蒙妮加看着，這些是咱們的兵士！」

蒙妮加看不夠這城市。她像孩子似地興奮而又好奇。

「猶拉斯，」她懇求道，「領我到公園去，領我去看你說過的那個塔和那個你所見過的最大的教堂。猶拉斯，你看，那是什麼？那個小伙子的肩上披着什麼？爲什麼孩子們那樣地叫？喂，猶拉斯，我願願住在這里，就是挨餓也行。

看該多末可愛，都這樣漂亮而又光輝，沒有塵土和泥垢……」

但是猶拉斯說他不喜歡住在城市，那是沒有什麼好處的，雖然他偶爾也想去看看戲。蒙妮加預備丟了一切——土地和家——搬到城裏來。她把孩子帶到這里來，他會長大和城里的孩子進學校讀書。

過了一會，他們餓了。他們坐在公園的長椅上。蒙妮加要打開裝食物的籃子。這時一個警察走過來，客氣地告訴他們那里禁止吃東西。

「如果這里禁止，那就沒有辦法了，我想想。蒙妮加跟我來，」猶拉斯高興地說，他們找地方吃東西去了。

他們找到一個很便宜的小食店，差不多單面一個人也沒有。他們在一個僻靜的角落選一張桌子坐下，他們叫了茶。當他們等茶的時候，女侍拿着甜麵包從他們的桌子走過，蒙妮加的眼睛閃爍着。

「要一點嗎？」猶拉斯問。

蒙妮加點頭。「猶拉斯，你也來一塊。」

「喔，我不喜歡這種上等食品。不論什麼時候我都只吃家常麵包。但是你吃一塊甜麵包，蒙妮加。你會喜歡的，」於是他親暱地輕撫着她的手，望着她那因見到大城市的新奇事物而顯出來的孩子似的樂容。

蒙妮加恐怕他們吃不起這種奢侈品，但是猶拉斯堅決地聲明，如果他們不餓，偶爾有點享受，生活也太乏味了。

蒙妮加慢慢地吃甜麵包，一點一點地咬，品着那不熟悉的美味。

猶拉斯叫它不錯。怎麼，到嘴里就化了。他們真會享福，這些城里人。裏面一定有朱古律，這麼甜呢。

在沒有人看他們的時候，她叫猶拉斯也咬一口。

「是的，味道確是不錯，」猶拉斯說。「但是咱們非稼人吃這種東西，可不知道怎麼死呢。這是要筆桿的人吃的東西，他們的肚子都纏着煖皮邊。」

蒙妮加拿了一塊甜麵包放在籃子里，預備給她的兒子帶回去。但是當女侍開來賬單的時候，蒙妮加嚇了一跳。

猶拉斯以為一定開錯了賬，但是女侍却說沒有錯。蒙妮加感覺最後一口麵包

黏在喉嚨裏。

「這點東西三馬克！」她喘息地說。「怎麼，在家買一隻肥母雞也不過這些錢，這不過是一點生麵粉水……不，猶拉斯，咱們快走罷，否則坐在這里也要餓了。」她趕快站起來，拿出了放在籃子的那塊甜麵包。「三馬克！」她不能要。「他們一定以為咱們鄉下人是傻子。」

「這就是你過的城中生活！」猶拉斯說，當他們離開小食店，繼續他們的觀光旅行的時候。

看見了他老婆的沮喪的臉色，猶拉斯安慰她說：

「忘了那三個馬克吧，蒙妮加！來，我願意你看一看我們的戲院，那里正在演歌劇。」

猶拉斯和蒙妮加都沒有看過歌劇，但是蒙妮加的一個住在城裏附近的表兄有一次回來講到了關於天空、海洋、羣星和穿着絲絨裙像天使般唱歌的美妙的人物等等的神奇的歌劇。

白麗：「如果我看過一次歌劇，我就什麼也不想！」當他們走到歌劇院的時候，深漢姆加經過了忙碌的人叢，嘆息地說。提到歌劇喚醒了蒙妮加心中的可愛的回憶。正是在戰爭以前，當她是三個小姑娘的時候，曾被領到思克西去參加一個激盪的節目。那是她一生中最好的回憶。那是她第一次被大人看待。那時候，小伙子邀請她跳舞，給她檸檬吃，有一個甚至想娶她。但是她還記得，那主點是因為儀式在大倉里舉行的。

猶拉斯看見一張廣告，魯賓斯坦的歌劇《惡魔》在那裏晚上演。他計算着買兩張票需要多少錢，並且告訴蒙妮加。

白麗：「不，猶拉斯。我們看不起劇。」蒙妮加說。「你還想要買鐮刀和燈……我想歌劇不是給窮人看的。不要緊，咱們以後再看吧。」

猶拉斯知道歌劇會能使她多麼快活，不管怎樣錢緊，他也想要去買票。但是蒙妮加拉着他的上衣，把他拉回來了。

當不，猶拉斯，我愛炸氣河，咱們不能那樣浪費錢，在咱們需要這麼多的東西……

猶拉斯想起來很難受。在他的祖國陸陶宛，在他曾經劬命過疆場的國家，他和他的親人都不得看一看看他們自己的歌劇。

但是他曉得她說的對，所以他並沒有堅持。他們手挽手地沿着街走，熱切地沉醉在馬路上所看見的景象中。在幾個商店的櫥窗里他們看見好像一隻真的家兔，尾巴中扔擲糖果。在另一個櫥窗里站着一個長有古怪的紅鼻子的人，他搖擺着雙手，手中拿着兩枝大筆。小卡吉卡斯會怎樣喜歡看這把成呢！再往前走，在一個麵包店的櫥窗里陳列着一大塊麵包。他們奇怪會有这么大的爐子才能烤那塊麵包。

黃昏時，街道和商店的燈都亮了。空中迴響着音樂與笑聲，夜的城市比白日看來更為奇妙了。

但是現在蒙妮加累了，她的腿走得酸痛，沉重地掛在她丈夫的胳膊上。她在

昏迷中移動着腳步。行路人有趣地望着這從鄉下來的一對奇怪的夫婦，他們緩步而行，好像在散布着花朵的草場上行走。

在舊城的一個地方，他們找到一個價錢公道的小客棧，他們準備在那里過夜

第二天早晨天還沒有亮，猶拉斯就被馬蹄咯噔咯噔地踩回石子的聲音吵醒了

。他睜醒了蒙妮加，吃過極簡單的早餐後送他們去找醫生去可也。

「他們去得太早了，等了很久醫院的門才開，於是蒙妮加進去了。」

不一會她就出來了，面色蒼白淚水滿注在眼眶里。

「怎麼的啦？」猶拉斯焦急地問，站起來去迎她。「他說要施手術嗎？」

「喔，猶拉斯說說。」蒙妮加說。「他要去了那幾多錢，可是他並不正經地診病

。我告訴他那塊兒痛，但是他不睬我。他連一根木頭管子放在我的胸上，叫我呼

吸，連那根管子都要告訴他那塊兒不痛的時候，他就告訴我不要講話。當我告訴他

我在懷孕期間吃過毒藥時，他就說你這種女人應該送到監牢去。他說，我不配做母親。我叫了聲我確是沒有辦法。這逼得我回我的兩個馬克。

「可是他還說別的沒有？」

「他說我不要多工作，我的神經很壞，他說我應該吃蛋和乳餅等東西……這不是他全寫下來了。我不信他會知道我害的病，他是一個沒有鬍鬚的年青小伙子。」

在吃午飯以前，他們辦事員買了一把鑷刀，其它所需要的東西來不及去買了。猶拉斯想讓他的老婆走進一逛城里，但是她不聽他的話。

「不，不，讓咱們趕快離開這裡吧。」蒙妮加已經忘到她永遠住在城里的慾望了。「我一點錢也不願意多在這里停留。他帶所帶的都是錢。那個搭客和別的人都是出來搶窮人的。最好以後永遠到這里來了，因為進城就能使你遠遠地看見有錢的人悠閒自在，過着國王似的奢侈生活。不，猶拉斯，這些商店和酒館不

是給咱們預備的。咱們快回家吧！」

做回家的準備是不費時間的。他們決定徒步走，因為他們的錢花光了。當然，走路要費點時間的，但是沒有辦法，也許在路上有人會讓他們坐一會搭油車。

他們穿過大街，走到城外去了，大街通到了田野和郊外的小徑。這使他們的心里很舒服，又吸到了新鮮空氣，感到清涼的微風吹着面頰，注視着那熟悉的悅目的油綠的草場。

過了片刻，他們坐在路旁，脫下鞋來。猶拉斯把鞋帶繫在一起，把鞋搭在肩上。城中的屋頂和烟囪在遠處還可以看到，籠佈在蔚藍的天際，但是這兩個旅行者看來已經遙遠而模糊了，不久就消失在遠山和樹林中了。在山谷下，河水彎曲而靜靜地淌着，杜鵑啼叫，這對夫婦又感覺像在家一樣隨便了。

疲倦而又腳痛，他們坐在草地上，喝着溪流的冰冷的清水。猶拉斯把蒙妮加抱在懷里涉過溪流，歡快地望着蒙妮加又恢復了紅暈的臉色。

「喔，猶拉斯，看見綠的田野，牛羣和寶農該多末好啊，」她高興地嘆了一口氣。「才過一天，但是彷彿是很久了……」

九

在馬鈴薯的收穫期，蒙妮加的第二個兒子誕生了。她希望是一個女兒，但是猶拉斯歡迎是第二個兒子。他們給他起名叫傑努卡斯。

當傑努卡斯九個月的時候，賈馬拉的老婆生了一個女兒，從醫院回家來了。這是領主的女人病了，醫生是常去的訪客。

在初夏的一天，當蒙妮加抱着她的小兒子時，猶拉斯從領主家里回來了，垂頭喪氣地，蒙妮加立刻看出來他的心中有事。並且是明確的，他在院落中轉了幾個圈以後，就走進屋來，坐在她的身傍。

「蒙妮加，我很早就想告訴你……賈馬拉和他的老婆要你去。我不曉得怎樣拒絕。也許你能夠想法吧，他們答應我們今年欠的債可以不還，如果你同意給他們的孩子縫幾件衣服。我就謝絕這幾天賈馬拉對人特別好，每天過來向我道早

「告訴我不要着急，要穩住，他勸我烟吸。」

「可是他想要怎麼樣？」

「你聽着，蒙妮加，我盡量拒絕了，我發誓我的確拒絕了。我說你不大好。」

「你不能縫衣服。」不要緊」，他說，「我們可以給她請醫生，叫醫生給她看看病，並且又不要你們的錢。你問一問你的老婆，然後再告訴我」。我不住地告訴他們，說他們已有小孩子，不能離開，尤其是最小的一個。頭一天他沒有說什麼就走了，可是今天他又對我說：「讓她把孩子帶去」，他說，「他們可以住在我家，我有的昰房子……」

「可是他們還要怎樣，猶拉斯？哎呀天啊！告訴我吧。」

「乳娘病了，醫生說孩子不能吃她的奶。他們要到考那斯找一個來，但是他們又不願意用一個生人。他們想要叫你去……」

「喔，猶拉斯，猶拉斯，我們真要把我們的身心都賣給領主是怎樣啊！」蒙

猶加叫着。「我一定要丟下自己的孩子去奶他們的嗎？不，告訴他們說我不能去。」

「好吧，我明天去告訴他們。我說你沒有奶，要給孩子斷奶了。你說的對。我起首就不高興！」

第二天猶拉斯想要告訴領主他們的決定，但是正當他們吃飯的時候，馬在窗外嘶鳴着，他們看見賈馬拉從車上下來了。這對夫婦驚訝地互望了一眼，當蒙妮加匆忙地起來收拾盤子的時候，她忙亂地猶豫着她要和他講的話，客人出現在房門口了。

賈馬拉和藹地招呼他們，於是走進屋子，隨便閑談着天氣和急需的雨水，他將一瓶蜂蜜放在桌子上，給了卡吉卡斯一塊餅乾。又拿出一個小紙包，放在孩子的搖籃里。「一點禮物」，他說，「小女送的。」於是他問猶拉斯為什麼有許多地耕了而不種，問他為什麼不種一些青菜，猶拉斯連忙解釋說他的老婆照顧孩子

太忙了，沒有工夫種菜。

「你要知道，達魯斯，我來時一路就想你若有一個園子就好了，那邊是很好栽樹的地方。」賈馬拉說，手指着窗前的空地。「我知道，你並不是一個整脚的園丁。」

「但是這些都需要有資本，先生……」達拉斯希望賈馬拉會想起他答應給他種樹秧。他有一片矮樹叢林。

好像料到了他的心思，賈馬拉告訴他在園子里準備掘好溝，到秋天他會送來所需要的樹秧。

蒙妮加不曉得怎樣謝謝主人的禮物與諾言。她說她不論怎樣要以工作來報答。但是，不，賈馬拉不會向他們要樹錢；到底他不是賣樹秧的……

當賈馬拉最後提起來訪的目的時，他乾脆問她是否同意去奶他的女兒，她毫無遲疑地答應了。賈馬拉的慷慨，和無誠懇的態度使她忘了腳不踏進領主家的決

定。就在那一天賈馬拉把她領去了。

在這塊土地上，在這些草場上，在這些現在做爲會廣與馬廐的殘破的亭子中，蒙妮加度過了艱苦的折骨的勞動的幾年。在這里她葬埋了父親，他在惡毒的嘴嘲諷她的第一個愛情結晶品的重壓下忍受着；在這里她因爲痛苦的壓迫曾萌起自殺之念。這地方的景象使她湧出了一股酸辛的回憶。除了她對這地方的憎惡和因之而起的不快意的聯想外，蒙妮加懷着貧窮，驕傲從內心反對接受任何慈善意味的東西。當他們初時定居在自己的土地上，她決活地想到現在他們可以獨立了；最好刻薄自己。貧困地活着，但是至少他們不是領主的奴隸了。但是，漸漸地，幾乎是不知不覺地，從他們的新生活一開始，他們越來越依賴莊園了。初時的欠債繼續增加，想要還清，他們付給了莊園所有的力量，所有的勞動，祇偷下夜裏的幾個鐘頭才能爲自己的田地工作。

每天蒙麗加黎明時就起床，餵牛，做早飯。於是趕急到領主家去，猶拉斯和
孩子們還在熟睡。她一想到搶了自己孩子的奶去餵別人他就感覺很痛苦，但是她
沒有辦法。午飯時她又急忙地回家來做飯，洗點衣服，到晚上她又回到領主家去
了。

蒙麗加漸漸體力不支了；青筋顯露在她疲勞的胸部，她的眼睛深陷了。管事
的孩子好像吸去她所有的元氣和美麗。

「看那孩子的樣子，簡直不是吃奶而是吸我的血，」有一天她難受地說。「
今天女主人又對我說。她簡直是要我的命。有人告訴她說我偷偷地奶自己的孩子
。」「得啦，得啦，」她喊着，「我知道了你幹的事。你不是答應我們不嗎？現在
你要聽清，如果我的小孩露姐生了病，我可知道該怨誰了。」我感覺好像她在打

我的嘴巴。「什麼病？」我說。我要把她的爛眼睛出來。「不要着急，平靜一點，不則你的病就要好了，」她說。這書寫。彷彿咱們是狗一樣。嗟，如果咱們能夠擺脫了他們就好了……」

多少日子，多少星期，多少個月這書寫滑去了，留下的是眼淚和汗水的池沼，旭日給不毛的克蘭加田野帶來了新的煩惱與苦難。

到了收割期，莊稼都收割完了，打完穀，餵完穀，糧食都放在領主，債主，放高利貸者和牧師的倉庫裏了，這書寫以血汗耕種田地，人們的僅是潔淨而已。

這是克蘭加和近郊的荒年。過了暖春的早春後，天氣變了，開始了熱風和雷雨的季節，冰雹摧毀了全縣冬季的莊稼。大多數農民把希望放在春麥和馬鈴薯上，並且虔誠地祈禱上帝，但是在仲夏期，天空烏雲聚集，落着傾盆大雨，浸透了一田地。太陽偶爾出來晒不乾地里的積水，接着又來了長期的滂沱大雨，幾乎沖壞了莊稼。

各處留下的乾草都漂浮在水澗里；農民在忙着拾草，把囤倉廩陳乾。早霜噉
嚼沒生熟莊稼。在收割期，有三天在早晨滿地都蒙着白霜，這種災難是大
饑荒後的第一次。

新村的村民和農民把最後的貯糧吃光了，開始賣牛，羊毛和棉線。

霜下得太早了，被摧毀而還沒有收割的莊稼腐爛在地里，被牛踐踏了，許多
農民恐怕到春天牛馬要賣掉，所以又開始耕地了。

他們掘出來半埋在土里的馬鈴薯，他們用被水浸過半腐爛青菜做了一種粥來
飽肚皮，這使他們悲慘地病倒了。

祇有那些富裕的農民或節儉的人還有牲口，他們可以吃到肉類和麵粉。

錢不多，沒初雪的時候，他們就感到沒有草了。常常寒冷受凍的窮苦的農
民，搜集了所有的乾草來製配馬具，爲出發到遠村去告借或求乞。但是麵包的缺
乏不久就普遍了。

在秋天，克爾加的農民從屋頂上抽下厩草，切碎了餵牛。晚上，農民逡巡在樹林中，拾取雜物以延長牛馬的生命。

他們的困難好像還不足，政府委派的林場管理員看守着小偷和竊盜走進樹林，落在他們手裏的農民就該倒霉了。

冬日濃重的冰霜帶着殘酷的敏捷猝然降下了，農民買不起木頭烘屋子，他們堆下了籬笆和井欄做柴薪。在那些日子克爾加附近平籠罩着陰深蕭瑟的空氣，好像劫後的殘村。

十一

達魯斯的家中也同樣是有困難的。第一，小的孩子生病了，他還沒有痊癒，卡吉卡斯又倒下了。蒙加和猶拉斯變得面黃肌瘦，同戶運糧孔着。在漫長的冬季的早晨，猶拉斯在破曉中就起來了，睡眼朦朧，趕速到領王家，趕車到樹林去運木頭，這樣可從馬拉借來一斗大麥或小麥。到天，人工更貴了，附近的農民聚在莊園，爲了有限的工資他們給地主做各種的工作。爲了種子和一點錢，有一農民答應在夏季買馬拉的忙；還有女人願意把女兒送到莊園來工作；糧食更貴了，而馬拉付出一鎊錢，一牛廐而三和半糧食。馬拉給就可僱入幹三個月活。當公所爲了救濟新村的村民成立了委員，廉價買種子的時候，買馬拉早已給農民種子了。當他的糧種用罄的時候，他到市場買來幾百生特諾（生特諾約合五鎊）以少量分給那些答應入秋加倍償還的農民。

「你要什麼我這里都有，何必到委員會去呢？」他會這麼地對農民說，假充恩人的樣子。

但是他對至近的人却冷然地說：

「他們分了莊園，但是鳥沒有好過。他們着做何處還能夠吃，可是現在我又對他們揮起鞭子了。」

農民到地主家來請發種子，答應這位從前的管事極苛刻的條件，並且他們一窮不絕。但是到了秋天，他們必得交出豐盛無益的收穫物，賣掉牛去還債，他們開始吐出怨言了。

「那個買馬拉不是咱們的朋友。他的確把圈套放在咱們的手上。這布爾喬亞的猶徒！」

「這莊園的荒年却是買馬拉之類的人的最豐年。祇要他願意，他就可以強迫小伙子給他白幹活，他可以強迫農民還債，上呈子告那些不服氣的人。但是買馬拉是

太狡猾了。「沒有關係，」他會說，「你借了，你就得還。你和你的老婆明天可以到莊園來幹一天活。我們要算一下……」

第二年賈馬拉和其它富裕的農人從農民的田地得到了百分之五十或六十的穀物。賈馬拉種了三公頃菜樹，在莊園開了一個牛奶場，這香甜的熱牛奶可以來餵孩子和牛犢。可是，牛奶却攪成了乳酪，壓成了乳餅，皮上染成鮮紅色，像復活節的聖蛋一樣。

「總是這樣，賈馬拉拿去乳酪，給我們留下的是擠出來的奶沫，」農民憤憤地說，即使他們喜歡趁機賺幾個銅板。

那已經變成多麼古怪的往事了呢，志願兵穿着綬軍裝聚撒在家中，自由的歌聲在穴中飄揚，從城里來的人宣佈：「把土地分給種田的人！打倒××！」離那些日子該多末遙遠了，那些使我們受新思想啟發的日子，那些使我們感覺親切的土地是狹窄而誘人的日子，那些得自尊的農民差於在地——或實更跟前低頭的日子

• 在那些日子，聽到了人說「爲民」這新的名詞。但是爲自由的鬥爭並沒有進行到底，新的主人興起了。在他們跟前農民又漸漸低頭了。新的秩序發展出了新的上層階級，被新人物利用的新的自由以別人的勞動富裕了他們自己。

不久新的農民和貧農忘却了他們短期管束的自由，開始向新主人低頭了，正如他們轉身爲了土地而鬥爭一樣。

有一時期，農民開始向南遷移殖了。他們拋棄了一切——土地，家屋和朋友——掘起了他們那一點可憐的財產，橫過了海洋到那遙遠的土地去。由於疲憊的鬥爭和常年欠收的灰心，許多沙曼台的家庭變賣了財產，準備離開了。

聖保羅，里約熱內盧等等奇怪而生疏的名字開始出現在克爾加農民的談話中了……遼遠的工廠和遼遠的城市的名字喚醒了他們的發光明與優裕的生活的希望。年長的人不願意長途跋涉去尋求新生活，拚命以毒蛇，燥熱和可怕的昆蟲等等嚇阻他們的兒女。但是，一切都不能攔阻他們，幸福的渴望一旦浮起，是不容易壓抑的。

新的農民和退伍的兵士對於他們經過鬥爭才得到的新生活幻滅了，絕望的貧家與欠債吸乾了他們的血汗，泯喪了他們的心，但是契約把他們綁在土地上，他

們把屍場交給了他們兄弟和姊妹，或者用別的方法擺脫了土地，土地現在就像磨石重重地壓在他們的脖子上。

「猶拉斯，我們也走吧，」蒙妮加僵硬的丈夫說，「你看我們成什麼樣子了。我們從來沒有吃飽過。」

達魯斯聽見這句話在各處農民的口中重複着。這句話刺痛了他的心。但是他感到了境遇的絕望，沒有同蒙妮加和鄰人商量，他就準備把土地交回賈馬拉了。他已經把契約都準備好了，可是最後他又變了卦。好像重荷從他的肩頭卸下，他立刻又感覺輕鬆了。

「蒙妮加用許多話使我的頭轉向阿根廷。我不後悔不後悔，但是賈馬拉永遠得不到我的土地了。」

他的老婆和鄰人想要消除他的固執，但是猶拉斯是堅決的。何況，第三屆國會選舉農民的勝利加強了他的主意。

那年秋天，沙曼台縣派狄沃尼札斯做代表參加第二屆國會。誰也不會弄錯他的職業。狄沃尼札斯穿着木屐和工服到城里去了。他提了一個筐，里面裝着半塊麵包和一捆農民的訴狀，請願書和申請書。

當他離村的時候，沙曼台的農民重重地嘆了一口氣；現在有人維護他們的利益了。

恰好在聖誕節以前，就傳來了驚人的消息，說政府已經被推翻了。這消息像雷天霹靂。初時謠言是矛盾的。有的說一位姓瓦德馬拉斯的教授解散了國會並且槍殺了大總統；有的說德國人佔領了考拉斯。猶拉斯操起來福槍趕緊跑到她去，和其它退伍的兵士在城中停了兩天等候命令。但是新政府沒有下緊急動員令，却通告人民各歸其職，如有抵抗一定要遭受殘苦的鎮壓的。

達魯斯在昏迷中走動，不明白發生了什麼事變。新政府散發的傳單宣傳人民已經從前政府所領導的布爾什維克的紛亂中解放出來了；宣稱法律和秩序在立陶宛恢復了。

不久狄沃尼札斯回來了，報告說民主與自由廢止了。猶拉斯受的痛苦好像他最愛的人在他跟前被刺殺了那樣劇烈。然而他拚命地表示出歡樂，想以宣布他願

寫領事大家去爲民主而鬥爭這一句話來鼓起農民的精神。但是他的失望有如苦艾的那種滋味。

春天又來了，猶拉斯的糧倉是空的。因爲有親戚和鄰人的幫助，他算沒有挨餓。祇有在急需的時候，他才到莊園去。他可以在那里得到他所需要的東西，但他要付出雙倍的代價。

不論何時，他一遇見猶拉斯，賈馬拉總是客氣地打聽他的家庭，假裝很關心猶拉斯的家務。猶拉斯幹了許多時間才猜出賈馬拉這種筆念的原因。到了春天，他到賈馬拉的莊園去借種子，賈馬拉答應借給他，但是猶拉斯得讓他的孩子給債主放牛和鵝。賈馬拉說，他們到底是鄰人，所以星期日 and 節日孩子可以回家。他不要起得很早。他祇要幫幫那個老放牛的就行。實際，賈馬拉確信孩子會很喜歡。

達魯諾斯不同意，他說卡吉卡斯這太小，不能看守大牛羣。還有，猶拉斯想

讓他跟都巴的兒子讀書，那個大學生已經答應教他了。

但是買馬拉仍舊勸他。孩子讀書的時候多着呢，他堅持地說。況且，讓他讀書有什麼用啊？那祇能使他驕傲，使他看不起人。不，這孩子最好還是能熟習工作來謀生。如果每個人都去讀書，誰還在田地工作呢？

達魯諦斯聽到這話，憤怒地胸中湧起。

「那倒很好，但是，我看還是把您的孩子送到初級學校去吧。沒有人願意讓兒子無知無識的。」

買馬拉開始譏誚達魯諦斯了。

「喔，我的孩子太任性了！」他說。

「我們能不能教孩子任性。不過不是每個孩子能唸起書的，我們的孩子着急唸書。他將來說不定變成什麼了不起的人物。他是一個聰明的孩子。」

但是買馬拉是不服人的。他同達魯諦斯辯論着，他說對父母最有益的是讓孩

乎給領主做一二年活。現在的僱工壞得很，他抱怨地說。他們是太任性；他們的命運是布爾什維克。他們工作不能超過八小時，並且還要求停工日。誰愛聽這種無聊的話呢！他不是供他們飯吃給他們衣服穿嗎？他們還要什麼？

達魯諾斯聽着，心中想：是，我的高貴的紳士，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好吧。你以為你能隨便處置我的孩子吧。

賈馬拉好像猜到了他的心思，趕緊插說道：「我們，當然，又當別論了。我們是鄰人。我能常常同你談話。如果他起初不高興，他慢慢就高興了。至於唸書，不要愁。我要給我的小孩子請一位教師，屆時他也可以教你們的孩子。」

達魯諾斯感覺反對也無用，又知道不能得罪賈馬拉！所以他便決定讓卡吉卡斯到莊園工作去了。

十四

十月初旬的天氣是溫和而潮濕的。最後一次的雨水還沒有滲透土壤，各處淤積着大水潭。十月的夜晚像早春的夜晚那樣明亮；祇少了夜鶯來完足這種幻影。濃重的霧氣瀰漫着清晨的田野；到中午，奈曼的山谷垂懸着白色的深厚的霧幕，近黃昏時才被和風吹散。

蜘蛛在溫暖的秋陽下曝曬，織出輕巧的絲網，不久就被殘月的輕風吹去。空氣是溫靜而又清爽，鳥兒在稀疏的林中的嗚鳴。

忽然寂靜被嗒嗒的馬蹄聲打破。一匹馬揚起了烟塵，急馳在克蘭加的村道上。

林庫斯正在菜園中做活，聽到馬蹄聲音，驚慌地抬頭望着。他是一個警察嗎？他一想到警察，不覺出了一頭冷汗。因為祇裝一個農民的良心是純潔的，一看

見警察心中就掀起恐怖。

但是騎者並沒有穿制服，林庫斯鬆鬆地吐了一口氣。

「祇嚇了我一跳，」他喃喃着。

馬跑來，就轉向達魯諦斯的屋場，脚步緩慢了。林庫斯停了工作，倚着籬笆望着要發生的事。

他看見騎者走進了達魯諦斯的院落，下了馬消失在茅屋中了。過了一會，一個女人從屋子跑出來了——無疑是蒙妮加——後面還跟着一個人。林庫斯能數出來院落中有三個或四個人。接着他看見那個騎者跨上了馬，往城里那個方向急馳而去。

「會發生什麼事情呢？」林庫斯問他的老婆，當他看見達魯諦斯和老婆急跑到路上，而最小的孩子蹣跚地跟在後邊時。

「斯達秀卡斯，」林庫斯喊着他的兒子，他正從路上跑來了。「你知道達

魯謝斯的家發生什麼事了嗎？爲什麼他們急忙往莊園跑呢？」

斯達秀卡斯沒有即刻回答。但是當他走近的時候，他的父母看出他很興奮的樣子。他喘息着，他的軟髮垂落在眼角。

「他們的卡吉卡斯快被軋死了。」

「什麼！」

「他還沒有死。但是他們說他很危險。他在莊園……」

「喔，這可憐的小東西！」

「怎麼鬧的亂子，什麼軋的？孩子，快說啊！」

「一根木頭軋在他的身上。敲破了他的頭……」斯達秀卡斯喘不上氣地說。

「上帝啊！」他的母親啜泣地說，翻弄着她的手。「蒙妮加怎麼辦呢？可憐的女人！我們認識達魯謝斯很久了，這就像我們自己死了孩子。可憐的蒙妮加，

可憐的猶拉斯！」

「也許不做他們說的那樣嚴重吧，斯達秀卡斯？是你親眼看見的嗎？」

「不是，我和烏林斯卡斯在樹林中檢橡子，他們那個房客，就是偷過斧頭的那個傢伙，他告訴我們的。我們跑到出事那個地方，看見地上有一汪血！」

「爲什麼他們把他給賈馬拉僵去了呢？那個豬羅對別人的事是不管的。幸虧我們沒有把孩子放出去。什麼事都會發生的。猶拉斯也想讓他的孩子吃糞呢。」

十五

當送信的人從莊園帶這不幸的消息帶來時，蒙妮加正在補衣服。她急速衝出房子，線軸緊握在手中。

他們把卡吉卡斯放在雜役住室的台階上了。他的頭纏着濕布，他的蓬亂的頭髮還黏着血塊。祇有他的眉毛下的兩個深陷的眼窩還看得清楚。當他的母親俯身望着那孩子的時候，他好像不認識她了。據日擊出亂子的人告訴猶拉斯說，木頭落下的時候，卡吉卡斯尖叫一聲，於是就沒有聲音了。也許上帝救了他。如果碎骨沒有軋進腦子，他還能活。他流了不少血，雖然……

「那是好預兆。壞血都流出來是好的。我記得在戰前……」一個工人安慰她說，但是蒙妮加叫他在口。

「卡吉卡斯，我的孩子，你不認識我了嗎？卡吉卡斯，媽媽在這呢。」

她摸索着繫在孩子頭上的粗布綳帶。

「不要碰他，」猶拉斯說，把她推開了。「你看他已經半死了。」

「他們殺了我的孩子！他們殺了卡吉卡斯！」這女人低沉地說，她的眼睛燃着悲憤。

小的孩子睜圓了眼睛，驚視着他的母親，父親和那羣俯身望着靜臥在台阶上的哥哥，於是他哇的一聲哭起來了。

這時，送信的人從村子回來了，告訴孩子的父母醫生來了。他們心中稍緩寬慰一點。他們想，醫生會能治活他們的孩子的。每一刻都有人跑到大門，焦急地望着村路。猶拉斯轉身坐在卡吉卡斯的身旁，把他的小手握在他的掌心里，咀咒着醫生的遲緩。

不一會，買馬拉走來了。他剛起床，臉上散出一股香皂的氣味。戒指上珍貴的寶石在閃光，當他探問卡吉卡斯的情況時，臉上顯出一種焦灼的表情。

買馬拉開始舉出許多同樣的例子說最後傷者都痊癒來穩定孩子父母的心。他甚至想要緩和這事件。

當醫生最後來了的時候，孩子發燒很厲害，他想要撕去頭上的繃帶。猶拉就強迫放下了他的手。醫生，一個近視眼的老頭，洗了傷口。又紮上了繃帶。如果熱度增高，就應該把孩子送到考那斯去，他勸說。

在鄉下人看來，醫生是一種奢侈。他們是花不起錢醫病的。他們已經慣於生病，受罪，然後無救助地死去。從搖籃到墳墓，教區牧師的影子尾隨着他們的脚步，天上殘暴力量的提示者，牠送來了風雨荒年和饑饉。

夜幕落了，但是他們還沒有點燈。水壺在爐子上響着，火熄了，但是他們時時翻起了餘燼。

卡吉卡斯痛苦地翻動着。他出胳膊，於是抱住震痛的腦袋，好像抵擋劈頭不可見的打擊。

「卡吉卡斯，怎麼了，孩子？」

屋子非常肅靜，焦急而悽哀的父母能聽見孩子心臟的悸動，熟透的向日葵敲擊着窗戶，好像過路人漫遊歸來要求走進屋子。

「爸爸，我害怕！我不願意到賈馬拉家去！那個大蜘蛛在那里做什麼。爸爸，殺死牠！看，看啊，燒起來了！」

「什麼燒起來了，兒子？」

孩子好像睡着了。但是隔一會，他又閉着眼迅急地說了。

「媽媽，媽媽，抓住牠們，抓住牠們！」

「抓什麼，寶貝啊！」

「看，我給你們帶來一些莓子，都洒在地上了。」

「卡吉卡斯，寶貝，你在做夢……」

他的頭急動了一下，好像有一隻看不見的手在移動。蒙妮加坐在牀腳，悲哀

得一動不動。室中流溢着一種深沉的靜穆。

孩子睜開了眼睛，呆呆地凝視着天花板。恐怖滲住了蒙妮加，她從來沒有看見過她的孩子的臉上有這一種表情。

「猶拉斯，快點來，」她叫道。「我不忍……」

孩子好像斷氣了。他的父母俯身望着他，他們最後的希望破滅了。他的臉扭曲着，眼睛是透明的。

猶拉斯對他講話，但是孩子祇輕輕地發出聲音，猶拉斯離開床，走到窗外的黑暗中了。

他的胸中孕藏着空人的痛楚。他走出來了。天還不算太黑，但是繁星在各處閃爍，微風吹過來了；風吹過了草叢，吹掃了小樹，便掠到田野中去。鳥羣飛轉以後，一切都是死靜的，一種鄉村的，晚秋的，神祕的，深沉的死靜。

猶拉斯跑到他的鄰人魯考修斯家去，他曾經在野戰醫院工作過。魯考修斯

他把孩子送到考那斯去，帶你不懂得，這孩子會患大腦發炎或腦充血等。……

……達魯諾斯從這家跑到那家，喚醒了他的鄰人，每個人都得着急幫忙，但是他們的的力量太小了。林庫維耶納從錢包拿出十個立特（立陶宛錢幣）交給他了。她曾經賣了一些棉線。那是她所有的財產，但是她堅持叫他拿去。她還答應借給瑪黛衣服。都巴借給他們馬和車。他們可以坐船，但是等到第二天早晨是不大妥當的。晚上作戲事都會發生的。有些人又提起那句感人的老話：「如果是上帝的意，他就會得死，但是如果上帝讓他活，即使身上祇剩下了一滴血。他也可以捱過去的。」

猶拉斯沒有充足的錢做這次旅行的。村莊里沒有人再有餘錢了。猶拉斯沒有其它可以借錢的對象，祇有到領事家去，雖然一想到從賈馬拉——害了他孩子的人借錢時，他覺得非常激憤。

領事的窗戶還有燈光。猶拉斯跑進院落，在黑暗中撞了一個人。

「主人在家嗎？」

沒有等答語，他就走上台階，碰倒了一個花盆，滾在地上撞得粉碎。他敲門。沒有人回應。也許他已經睡熟了。於是他就聽見從客廳傳來的音樂。

當達魯斯進屋的時候，賈馬拉正扭動無線電收音機。

「啊，勃拉斯！」他說，「這是在搖弄着螺紐。『病人給麼？』這聲音充溢在室內，是從巴黎或米蘭放送的戲劇。」

「你說，勃拉斯？是的，當然，這快越好。但是告訴我，事情沒有像你所想的那樣危險吧。」

音流沉寂了，從賈馬拉的手指間飄出了溫柔的聲浪，一個女人的歌聲附着在提琴伴奏。

提琴伴奏。

「錢，當然，你可以用多少拿多少！但是不巧，今天我的女兒到音樂學校去了，把所有的錢都給她了。如果你明天來，我可以給你想想辦法。稍等一下！」

賈馬拉便走出去了。

幾分鐘以後，猶拉斯在回家的路上走着，狠毒地低聲喃喃着：

「這鑽石心腸的豬猡！」

他瞞怨他自己沒有把那三個立特向賈馬拉的臉壓去，沒有扼住他的喉嚨。

他的跳足現在所着的每一吋耕地都沒沾着他自己的血汗，爲了一塊麵包，

爲了一把穀粒，他要耕種和收割。在童年他剛一會走路，就把肉體和靈魂全

莊園了。可是在目前最困難的時候，主人想和他耍嘴，而不能實際幫助他。

猶拉斯感覺這悲痛像抽那樣劇烈。

當他趕快往家走的時候，心中藏着辛酸，猶拉斯決定不再到莊園去了。

十六

第二天早晨他們很早就出發了。猶拉斯和林慮維耶納的老婆帶着瀕死的孩子去了。蒙妮加已經沒有力氣隨行。

「我知道我永遠不會再看見他了，」她啜泣着。

但是猶拉斯盡量安慰她。「在醫院會有些懂得醫術的人照顧他的。」
他不知道科學也是沒有辦法的。

下午，車子載着死孩子回來了。

小卡吉卡斯橫臥在乾草上，挺直而又皺縮。

蒙妮加不能留在家中。她跑到林慮斯家，那里聚攏了許多女人來分担喪子的母親的悲哀。在嗚咽與啜泣中，她們詳述從孩子的降生一直到死的故事。所有的女人都記憶起她們自己的死者，他們的丈夫，兄弟和兒子，這些人都是死在前線

上，被貪得無厭戰爭的悲哀胃囊吞沒了。

猶拉斯和林庫維耶納的老婆拾出孩子，洗了身，穿上衣服。猶拉斯沒有流一滴眼淚。許多鄰人很莫名其妙，因為達魯諦斯總是那樣溫文和藹的。但是現在他的面色是沒有表情的，他的動作是機械式的。他把他那斷氣的孩子拾到灘子後面的一張床上。最近他常在那床上苦痛地倒臥着。不一會蒙妮加來了，走到床脚她的大女兒。她從德魯維離她更心穩了。猶拉斯告訴她卡吉卡斯在加衛奈附近的路上就已經死了。生命緩緩地消滅了。當他們到城里的時候，他已經斷氣了。在回路的路上，他們用所剩的錢買了一隻雞。

「他的身體一向就不強壯，」蒙妮加嘆息地說。「如果他不具這樣軟弱，他會活的。賈馬拉說他拼命地幹活，誰都這樣說。他們勸我們到法院去爭訟。但是有什麼用呢？卡吉卡斯不會再活了。喔，我們為什麼讓他到莊園去……」

「我永遠也不能饒恕賈馬拉這件事！永遠不！」猶拉斯咬牙切齒地嗚呼着。

幾年已經過去了，自從猶拉斯最後出現在市場，出現在沙曼台駐軍長官所舉行的射擊競賽的墳地後面的田野上。時光飛逝，他的狂烈的愛國熱誠也飛逝了。

自從兒子死後，猶拉斯對家和農場都失了興趣。經年的憂慮與貧窮催人蒼老，所以蒙妮加已失去了她的歡欣，甚至對土地的愛戀也淡薄了。她所有的精力都給了她的孩子，她的消損的，皺紋的面孔和深陷的眼睛印着失望，悲苦與無益的勞動。她變得神疲力乏，並且好哭了，她永遠是疲倦的。貧窮已將她引入迷途，離新的家中來了。

卡吉卡斯的死使他們夫婦越發親近了。不能磨滅的過去和閃閃的希望，在他們共同的記憶中騰起了，正如消失在遠方的燦爛綺麗的孤島永不復現了。蒙妮加完全生癱在過去中，祇要卡吉卡斯在這里……祇要他們不讓他的莊園去……祇要……

由於愛他的老婆，無益的渴想過去所刺激，猶拉斯在工作中去尋求安慰。工作總是他心痛的醫術。有一時他彷彿恢復了以往鬥爭的決心，戰勝人生的坎坷。他從來沒有像現在這樣拚命地工作。地上的薄冰剛一融化，他就着手工作了，把他所有的時間都消磨在土地上。身上濺着爛泥，浸着臭汁，從早晨他一直勞動到晚上。他在那田地上有池潭的地帶挖開了很寬的深溝，把田里的水通到河里去；他砍掉了岸上的柞木叢，削平了一塊新地來耕種。春天一到，這塊去年鶴鳥徘徊過的土地現在還顯出整齊的溝紋，像奈曼河上吹起的漣漪。

他比任何一個鄰人都提早了春耕。他的異樣的勤勞引起了農民的好奇心。「他在那裏幹什麼，不溝嗎？他一定瘋了！」他們批評道，驚愕地守望着達魯諾斯。

但是猶拉斯有一個既定的計劃。如果糧價繼續跌落，農民一天的工作還不夠買一盒火柴。所以他拚命開展土地，拚命多種，一塊潭地也不剩。他一定要這樣

幹，即使他賣掉了身上的襯衫。

「看上帝的面上！」他憤然地說，「我永遠也不能過舒服的日子嗎？我們要永遠爲了一磅鹽、一磅煤油而憂慮嗎？」

當他耕完了他墾墾田地，他悲苦地思索着他的命運，許多像他一類的人的命運——那些勤苦地工作，忠實地生活的人，那些不喝酒也永得不到餽養的人。他想到賈馬拉，專剝削人家的勞動來積蓄自己的財富。

有一天他在田地工作時，心中思量這些事，一隻狗在溝緣上吠着，達魯諾斯猜想有人來了。他沒有抬頭，但是他看見了賈馬拉和一匹馬的黑影反映在池潭的水面上，他心中充滿了憤怒。達魯諾斯對賈馬拉的憎惡與憤恨並沒有消退。自從孩子死後，他從沒有踏足在莊園上。

達魯諾斯好像沒有看見一樣，繼續揮動着鉄鎗，將土正到馬蹄下。賈馬拉即刻開口了，問他在做什麼。

達魯斯簡單地回答他。「我的地不會被水冲了吧，是不是？」賈馬拉焦急地問。

「也許，」達魯斯回答，俯著臉閃著主人的眼光。「那末我們可以訂個了。」

但是賈馬拉心中還想起了別的事。他燃著一枝香煙，安閑地坐在馬鞍上，他的嘴唇吐出了煙霧的氣息。

「聽說你要告訴我……是因為你的孩子嗎？」

「也許我要。」

「你想一想，官司你會打贏嗎？」

「我們可以試一試。」

「我不需要勸你，」賈馬拉說，當他用戴著手套的手輕撫著馬鬃的時候，他詭譎地笑着。「不，我不需要勸你。你什麼也得不到。」

「謝謝你的好意。也許你願意替我做律師呢。」

賈馬拉假裝沒有聽見，但是這句話氣壞了他，他用最尖利的武器報復了：

「你欠我的那筆債怎麼樣啊，達魯諾斯先生？我希望，你沒有忘了吧？」

「我也許沒有忘。」

「感謝上帝，我的期票都是原封不動的，我喜歡不夠那白紙寫黑字東西。達

魯諾斯先生，你想要在什麼時候把債還清呢？」

賈馬拉的刺耳的音調和加重「先生」這兩個字的語氣激怒了猶拉斯，他幾乎不能控制自己了。憤慨的語言燒在他的舌尖，但是常常在他激怒的時候，他心中的情緒會忽鎮靜了，他變得堅強而又平靜。

「如果提起債的話，我們現在就可以算算。去年我不是在你的菜園子幹了一星期嗎？我不只給你修理了打蟲器，給你摘了許多蜂房嗎？我給你運木頭要怎麼算呢？難道你要從奶你的女兒這筆利息上扣出麼？」

地主反駁着。猶拉斯提起了這事，顯準應該慚愧他，買馬拉，給達魯諾斯解決了多次困難。

一件事隨着另一件事，斥責隨着斥責，地主不一會就開始恐嚇他了。但是他越激憤，猶拉斯就越鎮靜。

「主人，勒住你的馬吧！我們消憤的時候快到了。但是記住，誰笑的最後誰才笑的最好。現在你給我滾出去，否則我要發脾氣了，我要。」

閃爍的燈光觸及了猶拉斯沉睡的眼臉，於是他醒了。他霍然一抖索，揭去被子就坐起來了。他仍然被怪夢所惑，有一會不知道自已在那里，也不知道發生什麼事情了。光亮從窗戶瀉進來，但却不是黎明的晨光。有人在敲窗扉。

「是誰？」

「達魯斯，快起來去看一看。」

他所看見的奇怪的亮光却是大火的反照。紅紫的光亮，像火鳥一樣跳躍在牆頭。兩個農人站在窗外談話。於是他們轉身往起火那個方向去了，他們的身影奇怪地曳長了，好像他們踏著高蹺走路一樣。

猶拉斯跳下床，穿着睡衣走到窗前。

蒙妮加醒來，走到窗前站在猶拉斯的身旁，他們兩個人凝視着遠處的火光，

他們的臉色照上一層粉紅。

「喔，猶拉斯，好像買馬拉那個地方！上帝啊，多末可怕啊！猶拉斯，看上帝的面上，不要往那里去啊！」

「是，正是買馬拉那里，但是我爲什麼不要到那里去呢？」

「有人看見你在那里是危險的。你要知道買馬拉不喜歡你。你很容易翻起臉來陷害你。上帝，你看那火焰！」

猶拉斯猶豫了一會。他老婆的警告給予他一種奇怪的啓示。「如果我要去，你們就會以爲我放的火，」他想。

但是他消除了這種愚蠢的觀念，他下了決心，迅速穿上了木屐，披上了外衣，不願蒙妮加的反對，走到外面去了。

他一拐彎，他就看見了噴出的火焰騰上了雲霄：那就好像一匹巨大的金馬，瘋狂地跳，蕩游着烈火似的鬃毛。接着，好像有人抓住了馬的後腿，馬彷彿跌

落了，過一會，田野被一陣火光照得通明，一切都清晰可見，茅屋以樹木全可以計數。但是現在火焰變成新的形態；變成了兩隻兇猛的野獸互相搏鬥，幹毛和鬃血的獸皮四處飛揚。

教堂的可怕的告警的鐘聲響遍了村莊。當他走近的時候，猶拉斯聽見了呼喚和叫喊，聽見了壓榨聲，重擊聲和犬吠聲。火紅的支柱像箭一般飛出了火堆。

火光迷惑了猶拉斯，也迷了其它的許多人。火中有一種神祕的可怕的力量；那是神奇而又驚懼的，然而又是活躍的，並且像人似的狡猾。村民怕火，火對他們是殘忍的。在秋天，燧燭的火焰像狼眼從小窗戶向黑暗兇狠地窺視；火焰好像焦急要逃跑，從黑暗的角落向開着的門爬躡。有時候，所有的火焰，好像是復仇，團聚到一起準備在屋頂上跳女妖的舞蹈。有許多人猛烈地襲擊着，把火焰完全撲滅，壓倒火焰的軀體；還有許多人在失措的迷亂中觀望，不敢去撲滅。

但是這種火是不同的。牠是莊嚴，驕傲而又無所畏懼的。猶拉斯愈走近，愈

覺得火焰向他招手，他趕緊跑去了。他急速地跑，跑到小山，他停住喘氣。他站在那裡看見了火的全景。貪得無厭的紅火舌舐着天空，天空已被濃重的煙霧熏得朦朧了。烏鴉被火光與紛擾所嚇，彷彿盲目一樣瘋狂地掠過田野。燒着的小麥的辛辣氣息刺着猶拉斯的鼻孔。

村民被火警鐘喚醒，跑過猶拉斯的身邊，有的拿着桿子，有的拿着桶子，但是多數人是赤手空拳，被好奇心所惹起而來的。

「快跑，」他們互相喊着。「快走吧，否則什麼也看不見了。」

當猶拉斯走到莊園時，大火已包圍了穀倉，正向別的建築物蔓延。初時，火舌輕輕地爬上了籬笆，但是人們想要折毀籬笆，火像有思想的生物一樣轉向了避電針，爬到頂端又轉回來了。桿子包在煙中，看起來，像一根巨大的蜡燭燃起來了，最後倒在地上，迸出無數的火花。一定有人被摔傷了，因為發出來一聲痛苦的叫聲，並且眾人退後了。猶拉斯更走近一點。在忽然放大的火光中，可以

看見人們的臉是扭曲的，有的人的臉無限地延長了，有的變成了扁平，但是臉上的表情却是一樣的。他們的眼睛反映着火焰。有幾個人費力地去撲火。多數人都俯身觀察着，喃喃地感嘆，或如青鬼似地溜來溜去，拖木頭，跳過燃燒着的木材，互相亂撞，抗拒着火焰。

十九

關於莊園起火的議論是很多的。有人懷疑那是賈馬拉自己放的，因為在最近他才叫人把他最好的農具與機器從舊倉移到新倉去。他會冒這種危險的，因為舊建築離他的新倉很遠，火是保險蔓延不到的，舊房子已經年久傾斜並且又是保火險的。

還有人說在賈馬拉從考那斯回琴以後才起火，他曾經說：「我知道誰放的火。我要看看他死在牢里。」

有相信這是暗指着賈馬拉辭退的僱工幹的。不過如果如是，他怎樣才能指出那個嫌疑犯呢。有許多人時常恐嚇他。

「的確，」農民批評道。「我請的主人剝削了我們多少人。怎麼，葛巴萊西莊園去年着火的時候，沒有人曉得那是誰幹的。主人總是和工人找盤扭，每次在

他替僱工工資的時候，就就把他交給警察說他是政治犯。」

兩年來在沙曼台縣常常發生火災。冬天一來，尤其是聖誕節以後，農民看守着每一絲火光的閃爍，守護着從樹林後面升起的煙霧。老年人預卜着戰爭和災疫。但是那火光常常是發見某一個莊園和領地。

維辛斯基剛發生火災後的第三天，一羣仕紳趕完集後便聚在一個小店里，簡單地商討這事件。

「還是紅黨幹的事。」

「我想一定是地方的搗亂分子幹的，附近的礦沒有紅黨！」

「你錯了。你沒有注意到火災都是發生在大的農場，而新農場却不出一點事

嗎？」

「你們聽說這個消息沒有？」一個新來的人問，把帽子擲在桌子上。「他們剛從克蘭加把達魯諦斯逮捕了。他們說他就是一個……」

達魯訥斯放火燒賈馬拉的穀倉嗎？他媽的！

幾個星期以後的一個晚上，一個人走進了蒙妮加的茅屋。他的下頰蒙滿紅鬍子。當他把棍子放在牆角，伸開胳膊去抱坐在爐子跟前的孩子時，這孩子恐懼地躲開了。當他母親從馬廐回來，摟住那生人的脖頸時，他才認出了他的父親。

蒙妮加看見猶拉斯變成那副可憐相便哭起來了。在監牢里的幾個星期的生活使他蒼老了幾年；他的臉是慘白而又憔悴的。一整晚上，猶拉斯坐在火爐跟前，傑勞卡斯的頭倚在他的膝蓋上，他講述在監牢里的故事，這使他的老婆和孩子非常恐怖。

「他們令我想起了我對賈馬拉講過的話，誰笑的最後誰才笑的最好！我應該反對這一句話嗎？是的，那是我說的。」你說那一句話有什麼意思嗎？」法官問。「執仇嗎？你想要陷害賈馬拉嗎？」是，的確，老爺。我想要打斷他的脖頸。

「還是給他放火燒房子，和其它類似違法的事情，沒有，我從來沒有幹過。我是一個沉默的傢伙，和一般的窮人一樣。你可以砍掉我們的陸子，我們是不作聲的。的陸，不是因為賈馬拉，我的兒子是死不了的，賈馬拉摧殘我們的生命，但是我絕不贊於那樣做，竟敢去放火……」第二天又來一個法官。一個很討厭的傢伙。「如果你不承認，這一輩子你就死在監牢里」。『老爺，』我說，『隨你辦好了。我不能把心挖出來給你看』，但是橫豎我沒有犯罪。不論到什麼時候我都是這句話，不論他們對我怎樣，我也是這句話。所以他不得不把我放了。『如果你不參做過志願兵，我們一定重重地打你的臉，說你是一個下賤布爾什維克，』他們說。但是他們把我放了。』

當他詳述他的經驗時，他的眼睛閃着危險的光芒。

在他離開的期間，村子里發生了許多事。林庫斯因為砍倒了國家林場中的一棵樹，被判決了兩個月有期徒刑。有人散發傳單說農民要拒付政府的捐稅，還說

他們要趕跑剝削農民的官吏。農民都讀了傳單，並且都說里面寫着上帝的真理。

第二天早晨警察來了，讓家長盡量搜尋傳單。林庫斯的孩子聽警察說：「我要把那些嗜血的康敏及斯特趕到地底下去……」但是最大的消息是鮑古米拉斯，維辛斯基，伯爵的姪子，從巴黎回來了，已請准政府許他陪伐幾十公頃森林，做爲立陶宛政府把莊園分割給農民的賠償。

冬天沒有下雪，大地凍得龜裂了。道路像夏日一樣灰塵飛揚。輕輕的雪片像拔下的母雞的羽毛似地飛蕩着，不等落到枯萎的草葉上雪花就融化了。狗大聲地吠着，牠們在村莊追逐一隻狐狸，這使頑皮的孩子們歡樂得喊叫起來。

一天下午，蒙妮加焦灼地望着奈曼河，詫異着猶拉斯是否能從城里的銀行借到錢回來。現在他已經出去三天了，她有點擔憂起來。當她站在那的時候，路上騰起了一團塵埃，一輛車手轆轤地趕進了村莊。

蒙妮加看見了一羣貧農走近了車子，他們脫下了帽子。車子停下了，顯然是車上的人在問路，因為蒙妮加看見行路的人在指着她的房子。

馬又開始疾馳了。當她守望着車子走近時，蒙妮加的四肢開始發抖了。「他們往這里來了！」她想，恐怖得刺心。但是不等她猜想車子來的原因，車子拐上

了小路，向她的農場來了。

「上帝，」蒙妮加想，「也許猶茲斯又出什麼麻煩了吧！」於是她跑進屋去，在屋裡匆忙地用發顫的手解開了圍裙在驚慌中，她叫傑努卡斯，讓他爬上頂樓。他嘴里嘟囔着爬上去了，不明白他的母親為什麼這樣慌張。蒙妮加剛要隨着爬上去的時候，梯子倒下來了，他們兩個人全跌落在地板上了。

此刻，狗開始猛烈地吠着，蒙妮加聽見了開門的響聲。她挪開了梯子，整理一下衣服，當她剛要出去迎接來人時，她聽見門後有人說話，使她驚駭得退後了。

「你們怎麼進來的？」蒙妮加攔住了傑努卡斯的手，向前走了幾步。門就推開了，她看見了一個人的粗脖子。紅衫就像鷄冠子。兩個人沒有敲門就走進了屋子。

蒙妮加最初的衝動是想逃跑，但是儘努力控制住自己。她的腿在顫慄，她

的下身有一種空虛與疲弱的感覺，就像幾年前卡吉卡斯生下後她所感受的一樣。

「啊！你在這里，太太。我們正要找你呢。以為你藏在乾草堆里了！」

蒙妮加含糊地囁嚅了幾句。她時而胆怯地摸着孩子的頭，時而舉起手掠着她的頭髮。

於是她看見警察在尋找坐位，蒙妮加跑到長凳跟前，用她的裙角拭去了灰塵

「不要麻煩，太太，我們不是那種貴客。」其中的一個人說，蒙妮加看看他的服裝，別人都整齊以為他是警官。「噫，我敢說你們是很高興趕快躲開我們吧？」他繼續說，若有所思地急讓了一眼蒙妮加的青春的身體，她正俯身在揩拭灰塵。

「但是你們正是貴客，先生們。請坐，」她低沉地說，顫慄地觀察那個警官仍然望着他。

「我們來問，」他開始說，燃着了一枝紙烟，噴出了一團煙霧，「你們有沒
有達到結婚年齡的女兒？」蒙妮加感覺他的眼睛仍舊望着她。「但是現在我
對你的印象很好，我看你就不錯。」

蒙妮加聽見這戲言滿臉通紅。「先生和我開玩笑，像我這樣老掉牙的醜婆子
• 這是我兒子，還有一個兒子死了。」

檢察官玩弄着紙烟盒。於是他向傑努卡斯招手，那孩子的兩隻眼睛圓瞪瞪地
望着他，於是他把紙烟盒送給他了。

「喂，米卡斯，你爲什麼不出去打松雞啊。你的名字叫米卡斯嗎？」

「告訴先生們你的名字，說謝謝，」蒙妮加說，用胳膊肘輕推着他。

同時，另一個警察悠閑地望着四周，顯然他是等待檢察官來察看。但是檢察
官好像很有興趣談天。

「可惜你不是一個有漂亮女兒的寡婦，」他開玩笑地說。

於是他問她的丈夫在那里，問她的隣人好不好，問附近的富農是不是想要找女婿。當蒙妮加說述克爾加的農民窮得變賣東西的時候，他打斷她說：

「太太，你說的不對。沒有人會過東西。我們以前從沒有到這里來過。」

他說道時，就站了起來，繼續在開玩笑，他把紙煙頭扔在牆角。

「喂，太太，」他微笑地說，「如果我們請你讓我們看看你的牛，我希望你可不要叫。你沒有女兒，所以看看你的嫁奩也沒有關係。」

「那有什麼關係呢？先生。我們的東西常常被人拿走。我的丈夫到考那斯的銀行借鈔去了。也許我們就可以還債的！」當她說這話的時候，眼淚塞住了她的聲音。

「你的鄰人約庫鮑斯卡斯家的姑娘真勇敢。怎麼，我剛一提到馬廐，她們就撲掃帚對我們來了。」

蒙妮加走過來讓警察過去。他們走到外邊，但是她却留後面用手帕擦了會

然後才走到院中。

「感謝上帝，我們有一隻小牛，……一匹馬，」蒙妮加說，當地打開馬厩的門時。「這匹馬是痛的。」

此刻，她感覺那馬厩太可憐了，她感覺她的整個生活太悲慘與醜陋了，於是她的心中湧出來恥辱與悲苦，彷彿她真把她的嫁厩給媒人看一樣。

當他們走進馬厩的時候，那頭牛正在咀嚼着，她用悲傷而懂事的眼睛望着來估價的人。

「我想你沒有把牛積藏起來吧？就這一頭嗎？」

「就這一頭。」蒙妮加低聲地回答。「就這一頭。」她重複着。

「太太，不要發愁，我們是正經人，我們祇是寫下了數目。這頭牛多大了？」

檢察官問。

蒙妮加告訴他，但是她不曉得馬的年齡。

警察強制地扒開了馬嘴，就在那裏嚼着。

「就算六歲吧，他立刻就，他用上衣擦着馬毛。」

當他們把羊，母豬和豬獠寫下的時候，清單就算寫完了，警察準備要離去了。檢察官要水喝，當蒙妮加進屋取水的時候，他跟在她的後面。

「不要麻煩，太太，」當他望着蒙妮加急忙洗水杯的時候說。「從水桶里提出十點。」蒙妮加俯下身來提水，但是忽然她的眼前顯得昏黑，她的嘴上有一股又甜又苦的味道。當她把水杯遞給檢察官時，她感覺他想要握她的手。她感覺迷惑而又昏暈。

檢察官道謝的聲音好像從遙遠的地域傳來。他離開房子，蒙妮加無力地倚着牆。

她立刻聽見了狂烈的狗吠聲。從門口望進去，她看見那隻狗掙開了鎖鏈，瘋狂地在警察的背後邊飛跑，向着馬急衝，好像要撕破牠的喉管。不一會，又

有幾隻狗也跑去了，這匹馬狂烈地跳着，使車子向前搖搖擺擺。

她焦急地望着，她看見檢察官的拿槍打發黑東西的時候起河不接着槍聲響了，一連響了幾聲。馬向前猛衝着，車在滾滾的烟塵中馳去。

蒙妮加聽見了刺人的號叫，她看見哪拉所在霧中翻動，打一個滾，便無聲地倒下了。

「豬羅！胆怯的豬羅！」蒙妮加喊着，但是新死的動物的慘叫淹沒了她的聲音。她跑到狗那地方去，她正倒在血泊中。狗向她跑去，跳在地上遺留下面新。用柔弱的眼睛凝視着女主人，牠的眼光快要朦朧了。牠好像在請求寬恕。

蒙妮加抱起她，像搖着孩子似地在懷中搖着牠。不一會，狗的痛苦和女人的痛苦便混合在一起了。

雖然猶拉斯是一個好交際的人，但是他從來沒有在酒館里消磨好多時間。蒙妮加在這方面是沒有什麼抱怨的。在他們十五年的同居生活期間，他沒有耗費一個立特（立陶宛錢幣）在沃特卡上。

有時他在婚喪的筵席上喝一兩杯酒，然而他絕不是一個癡迷。艱難與困苦並沒有削弱了他的意志，他不像他的鄰人們把困苦沉溺在酒精中。雖然去年有幾次他却病着回家來了。

聖誕節後的一個星期日，猶拉斯答應他的老婆留在家中，但是過了些時，他覺得非常不安，他懇求她讓他到城裏去一趟。他定準在太陽落時就回來。

蒙妮加一想到猶拉斯要屈服在酒精的惡劣影響下，她就非常不安，但是他讓她搜查他的衣袋和破錢袋，她相信他身上一文錢也沒有，她就讓他去了。

猶拉斯到了沙曼台就一直向縣政府走去，常常有許多農民在那里訴冤。當他站在門檻上打掃帽上的積雪時，有一個人抓住了他的胳膊肘力他是家長。

「喂，達魯諦斯，到這來。這裡有一張狀子給你。你來的真好。」

「根據縣民事法庭受理第一百三十件訟案，」他唸着，「考甫諾縣警察局長宣佈拍賣克蘭加村的公民猶拉斯。達魯諦斯的動產，包括一條四齡的褐牛和一匹六齡的馬……」

有人問了猶拉斯一句話。他遲疑了一會才回答，並且說的話差不多是所答非問。

「這是我最後的當家和田場……一條牛和兩隻羊，」他低語着，繼續又讀下去，「以償還公民賈馬拉。吉馬斯的一百二十立特的信用借款。不如欲詳細查詢請至縣警察局……」

猶拉斯讀完以後，他的喉頭發燥，一股疲勞的浪潮通過了他的週身。

猶拉斯沿着村路走着。從遠處來了接哀的葬歌的曲調。高低不齊的聲音在田野的迷霧中蕩漾，時而被風吹散，時而猶拉斯會清晰地聽出聖者的名字，召請他們來拯救死者的英靈。

他看了一會從山上攀登的人羣的散漫行列，那就像一道陽光穿入了昏暗，人的行列和樹梢忽然忽現地閃着亮光。於是濃重的烏雲吞沒了太陽，祇有悲傷的歌聲隨風飄來。

「他們像青繩似的死了！」當猶拉斯走進茅屋的時候，有人這樣說道。

是的，這是牧師的好收成……

猶拉斯的一羣鄰人正坐在他的屋中。送葬的歌聲就是在屋里也能清晰地聽到的。有些人從窗戶窺視着送葬的行列。霧氣很濃重，潮濕的水珠從屋頂滴下來，熱的氣流迴蕩在樑柱間。烟草的煙霧飄散在屋中，鑽進了小傑努卡斯的喉管，

他在床上翻來覆去，嘎聲地咳嗽着。

「沒有衣服，沒有鞋，沒有食物，這就是回答，」有人乾脆地說。

猶拉斯在自己的家裏像個陌生人一樣坐在一傍。於是他站起來去找他的老婆，他要告訴她不要餓牛了，因為明天早晨牛就要被人拉走的。他回到屋中，走到他兒子的跟前，把毯子蓋在他半裸的身上。

「我在報紙上看到，他們說農民是國家的血汗。好，他們完全是在吸吮血汗……血汗……怎麼，我們簡直連一盒火柴都買不起。他媽的這政府才」

「你說的對！自己出的東西一個立特也不值，可是什麼東西你一要買可就貴

了。」

「我的意思就是說統治國家的人感覺他們一定不能長久執政，否則他們不會耐得這樣兇。」

猶拉斯把這些話都記在心中。那對他本來是一種安慰，然而他聽着却像一種

咀咒。貧農們漸漸興奮起來，提起喉嚨大家談着，他憤怒地演着手勢。

「我們不久就拿着斧頭和乾草叉衝出去吧。我們再也不能忍受了。」

「廢話，塔莫休士，你們永遠也不會那樣幹。農民對一切都慣了，就像懶馬揮鞭子一樣。你要在水上生活，但是你就得閉住嘴……我們全是一樣。我們喜歡講講，但是在心里都很往懦！」

「是的，布拉努克，但是我們要怎麼辦呢？我們往那里去呢？我們不能像這樣活下去啊。」

猶拉斯不知不覺地也加入了談話。悶塞在心中的困苦與憤恨借着滔滔的話語發洩出來了：

「我是不會忘記我們晝夜行軍的那種情形，我們都把自己綁在馬身上，以免饑餓得無力而落下馬來……可是他們說：你們就是這里的主人了。你們和你們的孩子再也不是奴隸了……你們已經得到了自由，獨立……布爾什維克被趕跑了。」

如果我知道是這樣，我一定不打他們，跟他們去算了……沒有關係，那個時候準會來的！」

此刻，蒙妮加突然走進了屋子：

「我想他們大概來了！」她叫道。

猶拉斯走到窗前。貧農們也默默地站起來，從猶拉斯的肩頭向外望着，於是他們又坐下了，慌亂地搓擦着腳。

「上帝，我不知道我又出什麼事了。我的腿怎麼也不聽話了，」蒙妮加呻吟着，便倒在床上。

但是她又起來到外邊去了。她在屋里待不住。她非常不安而又可憐，他想要跑到田野或樹林中去。

屋子里的人一個跟着一個走出去了。車子拐上了村路，車後跟着一羣村民，互相高聲地談話。

山巒和田野顯得光禿而又荒涼，因為冬天快要完了。霧氣四處瀰漫着，天空發起困倦的眼臉，以澄藍的眼光俯視着大地。

猶拉斯想要去打開門，但是他又變了主意。爲什麼他要討麻煩呢？讓他們自己開吧。

他看見蒙班加向村莊跑去，他把她叫回來。她轉過身，說了幾句他聽不清的話，又往前跑了。

猶拉斯向走進院落中來的鄰人們招呼，他們的面孔表現出煩惱與牽掛。

檢察官跳下車子。他好像很高興。同他一塊來的是賈馬拉的內弟，最近他剛從美國回來。他要在他的親戚附近買一座莊園。農民們瞧看着，臉上罩着陰沉的表情。

「啊哈，主人到底是在家！」檢察官說。

「你們這些客人不要走開！」

「他媽的，找到了，你說什麼？哈，哈，是個好小子。是的，我想我們一定會找到你的。喂……你們這些人都會來投標的嗎？」檢察官問道，當他望着這羣農民時，他用手套彈着上衣。

於是他轉向了猶拉斯，並且向賈馬拉的親戚那個方向靈眼，他以詭譎的低聲說：

「他是一個美國人。他比一個猶太人出的價錢要多。你瞧着吧！」
院落里擠滿了農民和他們的老婆。有些人倚靠着籬笆站着，有些人坐在石堆上。檢察官從他的公事包里拿出一張紙，記下參加投標的那些人的名字，然而那個美國人的名字是寫在紙上的僅有的一個。

「……還有許多時間，」檢察官說。「我們吸一會煙，也許有別的人來。否則，那就是達魯諾斯的好運氣了。」

「那並不是誰的運氣呀，先生！不論怎樣你們是要把我們趕出去的，如果不

是今天，就是明天！」一個斧形面孔的女人回答着，直楞楞地瞧着檢察官。

警察望着那個女人時，臉上展開了微笑。

「啊，斯塔休里涅！我看着我認識你。我們是老朋友啊，是不是？」

當然啦，就是一隻狼也會記得他所吃掉的羊呢，先生，」那個女人反駁道。

農民們聽到她的戲談都大笑了。

檢察官還沒有聽到這句話，但是他的面孔却顯出不快的表情，於是他繼續說

「我有一個朋友。如果我把事情弄糟了，她也許會替我呢！」

「到處都像這樣糟糕嗎，先生？」

「你已經生了一個漂亮的女兒，斯塔休里涅，」檢察官說，他拚命想要把農

民爭取過來。

「怎麼樣呢！」那個女人回答道。「你不能把她拍賣了吧！」

笑容從檢察官的臉上消失了。他的臉色變得蒼白，但是他想要做出笑容，好像要表示出他很欣賞她的諷刺。

村民看斯塔休里涅這樣大胆都很高興。她不能讓成打的檢察官找她的便宜。

「應付他應付的對，」農民互相說。「他到這里來有什麼意思，並且他的行為像一頭羊羔似的。」

此時，鄰村富裕的農民來參加投標了。檢察官讓達魯蒂斯領出來他的財產。

猶拉斯同意了。他想要把母牛拴在籬笆上，但是這個溫靜的動物却無意逃走。

牠驚奇地環視着四周的陌生人。農民擁擠地圍着母牛，美國人站在遠處觀望。

「嘿，你給我滾開！那不是你的母牛！」羣衆中有一個人對縣長派來的人喊道。

檢察官定的價錢非常低，以致許多村民不滿意地喃喃着。

買主在母牛身上的各處撫着並且捏着，互相高聲地談論。面孔，帽子和手帕

混亂地在猶拉斯的眼前搖幌起來。

「四十……」

縣長派來的那個人再三地喊着，但是猶拉斯好像忘了一切。他茫然地望着四周，他的眼睛釘在他的半裸的小兒子身上，他把小拳頭放在嘴上吮着，望望母牛，望望牛犢，又望望他的父親。

「傑努卡斯，」猶拉斯喊道。「跑到林德家叫你媳婦去。」但為他的話剛說出口，他就感覺無謂了。

「四十二！」有人喊着，猶拉斯看見檢察官揮着手套。

「使每個人都很驚異的，是那隻母牛並沒有讓那個美國人買去；牧師的管事把那隻牛買去了。」

現在猶拉斯又得展寬別的牲口了。他在牲口的身上輕拍着，好像和牠們做最後的道別一樣。

出的價錢低得太可笑了。

「噢！上星期他們要買我的白冷基種的牛出的價錢比這還多呢，」有一個人說。「這些人太無恥了！」

「對於他們這種人你不能要求他們知道廉恥。」

檢察官受了農民的冷嘲熱罵，盡量控制住了憤怒，用警告的語調說：

「請你們不要罵人！你們要知道，我不過是來執行命令的。」農民們聽了這話安靜了一會；檢察官瞟了一眼羣衆，就和善地轉向猶拉斯。

「喂，達魯諾斯，你喜歡這匹馬嗎？現在要說老實話啊。」

猶拉斯一言不發，他的鄰人把價錢決定了。檢察官好意地爭論價錢。美國人出了價，但是很久也沒有人抬價，就是檢察官也覺得有點不對勁兒，讓那牲口這麼便宜就賣掉了。

、忽然後面發生了騷動。縣長派來的人正興奮地和村民辯論着。

「把他趕出去，這孩子養的！」有人喊着，「堵住他的嘴！」

「他在這里什麼事也沒有！」

此刻，蒙妮加瘋狂地跑來了，孩子跟在她的後邊。她在人羣中用胳膊肘分開
了路，把孩子推到檢察官的跟前。

「孩子哀求啊，叫啊。他也許會把牲口給我們留下的。吻他的手，」她狂亂
地催促着。

猶拉斯暴怒了。「笨兒們，滾蛋！」他用可怖的聲音喊着。「這里不准吻手
。」蒙妮加用瘋狂的眼睛望望她的周圍，於是就跑進屋子了，她用手蒙着臉，悲
哀地哭着。

一條繩子套在母牛的頸頸上了，牲口被牽出院落。牛犢跟在母牛的身後跑，
母牛瘋狂地叫着。農民很替牠們新疑慮，當牠沒有辦法分開那兩隻牲口的時候。
農民感覺那不祇是一條母牛領出了牛棚；那就像從他們自己的一個人身上斷下來

肉。

當買主領走牲口的時候，有些農民遏止不住胸中的憤怒了。

「也許還給他留下一些東西好過活呢。買得太便宜了，你說是不是！這沒有良心的豬獠！」

一羣村民靠着欄杆門站着，他們拒絕移動。

「噢，走開，留下牲口……」

「護他走哩！」

「把牠殺了就跑，是不是！我敢賭上，牧師會給你一條牛尾巴當禮物呢！」

猶拉斯望着每一樣東西，農民，買主和母牛，他好像拿望遠鏡望着一樣。時而眼前的一切都異常地清楚，時而又遙遠而模糊了。忽然他感覺喉嚨很緊縮，血液向頭上直衝。他衝到母牛跟前，擋住了犄角，死釘釘地站着並且嘎聲地喊叫：

「我不讓牠走！」

他不再說什麼話了。他的頭垂下，肩頭發抖，但是他並沒有哭。當他又抬起眼睛時，却投射出倔強而嚴峻的眼光。

但是他的動作却激動了農民。他們之間發生騷動，就好像螞蟻在有人要破壞牠們的不靜而勤勉的生活時一樣。

「醒，上帝，現在他們要開槍了！」一個女人尖叫着，便向房子跑去。

英國人向田野跑去，牧師的管事跟在他的後邊。檢察官鞭打着馬，車趕出去時，他向空中放了幾槍。被騷動的牲口在田野上狂奔。

過了很長時間，薩魯諾斯院落中的騷動才平息了。

「這算完了，」娘兒們嘆着氣，翻弄着手。「咱們大夥快要進牢獄了！」

「你們讓他們試一試！」小伙子們咆哮着。「咱們要團結在一起，否則就要糟了！」

有一天，消息傳到了克蘭加，說奈曼河的彼岸也發生了騷亂。農民已經拿起

武器爲他們的權利而鬥爭了。所有通到縣城和市里去的路全被反叛的農民把守着
了。

達魯諾斯跑到本村和鄰村，派克蘭加的農民到四處去，當天的晚上，一大羣
農民又聚在他的院落中。猶拉斯用手指着河，告訴他們住在奈曼河的彼岸的人們
已經自己掌握自己的命運了；他們已經做出處置主人的榜樣。他們可以模仿了。

農民說的話很簡略，但是却蘊藏着深沉的感情。沙曼台縣的農民和沙涅曼尼
縣的農民取得聯絡了。由第二天早晨開始，沒有一粒小麥，沒有一個蛋，沒有一
磅肉拿到市場上售賣了。猶拉斯是第一批志願去把守通到考那斯那條大路的人。

——(完)——

地

Mother

母

Earth

經
售
者
；
各

發
行
者
；
白

譯
者
；
李

原
著
者
；
Petras
Zvirka

大 西 成 力
安 都
書 南 祠 書
院 堂
局 門 街 局

威

究必印翻 · 有所權版

版初月七年三十三國民華中

C·i—2000

17
50002

60

131

書雜誌審查處

• 1105

母 地

\$